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文藝志

目錄

奏爲擇守安民事宜

救荒安民事宜

用人理財疏

禁治囚議

三年增徵議

三年全蠲議

酉集 人民部

一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高爾修

高爾儼

前人

郭允昌

前人

方宗誠

毛先生傳

夢蝶先生傳

高介直先生傳

楊葆龢先生傳

李氏雙節孝傳

勘水圖記

靜海題名記

林培豐守獄記

劉氏家祠記

正學解

劉泮

劉汝驥

鄭士蕙

戴大槐

陳澹然
姚德駿

嚴修

杜昌言

逆河入海考

討賊檄

上城隍驅狼文

起社引言

勸學說

崇儉說

儉約序

蕭別駕崇祀鄉賢序

又

烟園稿序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二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高文端文集序

又

朱氏宗譜序

春秋三子傳序

潛子駢文序

潛子詩抄序

淑泉遺草序

李氏祖譜序

報恩寺重修碑記

又

牛天垣
郭允昌

前人

胡啟睿

郭光廷

鄭懷珍

玄默

前人

高爾儼

高恒懋

戴明說

杜依中

高爾修

李鴻章

章根

前人

戴禮

劉鍾英

宋鑑

王綸

周太公望釣台碑記

鳳城北關茶棚碑記

元大司鐸去思碑

邑侯陳公德政碑

關廟戲樓碑記

義學碑記

邑侯史公德政碑

崇善橋碑記

子牙河堤工分局碑記

王二莊公立初校碑記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三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王 捷

張廷玉

陳兆嵩

高爾儼

元殿元

勵文恪公墓誌銘
勵文恭公墓誌銘
勵宗萬公墓誌銘
王正志公墓誌銘
鄭彰威侯神道碑

牛天宿

許士柔

王爾烈

鄭桐蔭

勵宗萬

鄭士蕙

靜海縣志

人民部

文藝志

謹按古之學者文以載道藝以利用故唐虞之世和三事修六府周孔之學以三物教萬民文文字也藝技藝也判然兩途自漢班固作藝文志始合而爲一然皆技藝之文非文之技藝是以藝爲重非以文爲重也後世志書不察以爲文有法詩有律詞有調賦有韻應制之文通謂之制藝遂誤以文爲藝然謂之文藝則可謂之藝文則不可茲謹仿朱文公性理以文藝名篇爲文藝志文而曰藝不必言皆載道也發揮性情之句流連風景之詞苟其人可爲後來景仰或其詞意可爲他山攻錯者皆志之亦太師陳詩有則必採之意至憂時樂府諷世危言一字一句尤當珍弆以志不忘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四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奏議

邑人高爾修
雲南道御史

奏爲選擇郡守以圖安民之實政事臣捧讀上諭憫念民生艱難疾苦懃懃以拯救之道下詢仰見我皇上如傷之懷直欲登斯民而衽席之矣臣以爲與民最親者縣令也小民之疾痛疴癢呼吸可以相通令賢則民安令不賢則民不安夫人而知之也然所以表率而督責之者惟郡守是賴郡守與縣令耳目爲最近有司不肖之行可以欺瞞督撫監司而必不能欺瞞郡守何也一府所轄之州縣至多不過二三十處聞見易周凡有司之出令行政郡守無不悉知未有郡守清介自持一塵不染而州縣有司敢于貪縱無忌者况此時之郡守較之昔日更重一

靜海縣志

西集 人物部

五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身而肩錢穀刑名之寄苟不得其賢者而用之何以禁飭有司之不肖且恐有闖蕩衰邁者百務廢弛臣故以爲擇令急擇守尤急也請勅直省督撫將見任府正嚴加澄敘或簠簋不飭或庸碌無能宜降宜革列名上聞如果廉幹稱職堪留任者特疏保奏卽註名于御座之前以爲異日券倘後來穢蹟別有發覺或被科道糾叅得實則此時督撫之保奏不問而知其夤緣矣卽治督撫以罔上徇私之罪至所開府正員缺令部院滿漢諸大臣不拘在外俸深同知在內六部郎中內擇其才猷敏練廉而有守者各舉所知奏請睿裁俟命下之旨該部再加詳核補授務期人地相宜庶乎天下之郡守賢則天下之縣令亦有所

憚而不敢爲不肖吏治既肅而民生自安若督撫總操全省之命脈甄別督撫尤今日第一要着已對諸臣言之臣不敢再瀆宸聽也如果可採伏乞勅部議覆施行奉旨該部議奏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六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救荒安民事宜

邑人高爾儼

翰林院編修

救荒之難自古紀之考歷代以來其法亦大備周禮荒政十有二曰散利曰薄征曰緩刑曰弛役曰舍禁曰去幾曰省禮曰殺哀曰蕃樂曰多昏曰索鬼神曰除盜賊然有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廩人掌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夫歲蓄而民病者無備故也酌泉府而寡儲蓄者無政故也今國家於州縣各設預備倉以爲救荒之本爲法甚善今試按而稽之其儲積以備施惠之用者有幾卽義社預備等倉非不棋布境內乃折乾以備上官迎送之費而猾胥復陰陽乾沒之穀化爲金錢而耗托於雀鼠即有汲長孺郭仲默等輩開倉賑濟之

法亦安所得行於今日乎議蠲緩存留而軍餉繁興月糧猶多
壓欠庚癸之呼誰其任之且有卽議蠲而無救者旦夕饔飧無
資又何暇計及正供也議散帑賑施而左藏空虛措發未易議
捐俸議勸輸而涓滴補苴無裨嗷嗷且恐有司奉行不善因以
茲擾者矣夫當反裘竭澤之餘而值饑饉荐臻之歲揭竿而起
漸已告窮而走險大可寒心目前惟有遣使安撫及鬻爵贖罪
之法宋真宗時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賑貸今之
撫按非不有察吏安民之責然或司征繕或司彈劾職業不一
則計慮易紛語云民爲邦本當此奇荒變起之日安可無一專
使爲之撫輯收歸乎宜擇司農之屬廉幹敏練者省直各遣一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七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人假以便宜課以殿最以救荒安民爲其專職或相省直之豐
歉利病轉移通計如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嘗平陳堯佐之減
價而糴趙閱道之增價而糴張忠定之寬鹽禁范仲淹之興營
造吳邊路之易薪芻蘇文忠之請度牒或師其意或通其法蓋
一方之內各有所當權如贖錢魚鹽之類與其地之紳衿父老
熟計審處設法變通遇有嘯聚之衆即可便宜解散一歲之內
要以民安盜息爲上功蓋就地方以謀地方於計較切於事甚
便未可以廟堂成議概天下也或者以無米之炊難於謀始則
有譏罰贖罪之法稽之往昔亦有因國計迫切遂令天下生員
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後亦嘗援此例以賑饑甚至援此例以接

濟大工夫農民之俊秀者爲髦士令天下富農以納粟入庠亦一議也舜典曰金作贖刑夫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其間投機觸罟者豈盡罰當其罪祇以一掛網羅如戴益無以望天卽荒旱之招未必不繇於此無已就省刑之法而通融之今天下郡縣獄可矜疑者得以入粟解免借弛刑之實爲救荒之助又一議也夫修救不如修備備之弗圖而求諸救亦已甚矣救而不知爲計豈有瘳乎語云天旱求諸仁仁治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是又根本之議似迂而實切者已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八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擬用人理財強兵救荒疏

邑人高爾儀進士

臣竊惟今日有大可憂者三而寇之變水旱之災不與焉一在朝廷一在疆場一在百姓方今朝廷之上宵旰獨憂求賢如渴或取之科第或取之鄉貢或取之保舉內外黜陟之法陛下所以鼓舞天下者甚切且至而卒未見有出一奇畫一策爲陛下破敵掃寇建廊清之績用人之法日變而用人之效不彰文貌相沿警提無策因循推諉長此安窮此其可憂者一也疆場之上日日言練兵日日言加餉或分主客或分戰守名目徒多影射愈甚卽以餉數言之較往昔已增四五倍猶此動呼庚癸借鼓譟爲要挾之術卽曰清虛冒議裁節誰敢執其咎者竭天下

之財以奉邊天下日窮邊事日弊竭澤漏卮安所底止此其可憂者二也百姓嗷嗷衣食不充兼之年年水旱相仍畿輔之地三經外患流寇出沒所在蹂躪百姓窮苦莫此爲甚而賦稅之加派日增貪殘之掊尅不悛流離轉徙人不樂生揭竿潢池漸以見告盜賊相煽大可寒心此其可憂者三也此三可憂者諸臣人人知之而或以爲非己之責所及或以爲非己之力所任徒爲奉行之法苟且旦夕之謀人人如此國事何賴也此賈生所以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臣於此効千慮之一得竊以爲朝廷之上當寬文法疆場之際當覈功實閭閻之下當亟撫恤夫人不宜過紛法不畫一奸弊滋生人人不盡力而致疑於用人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九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之之法日思變計恐亦未爲得也夫束縛太急文網太嚴人將畏法而不畏名憂身而不憂國奉行意旨苟免無過而不復計時政之得失國事之利害臣愚望陛下待之以誠凡政本之地寮署之間稍寬文法從其展布存以忠厚之心而待以君子之道賢者得以盡忠竭志而不肖者且將爲輿論所不齒使臣子敗類之羞深於犴網則國事理矣蓋人之賢否未能遽移任法未必防姦而或以束賢者之路恃誠卽有漏網而足以紓才智之資此臣所願進者一也今日或言抽練或言裁練以名求之騰驤充伍矣而流寇之蕩平無期外敵之鴟張未已邊臣止有呼索而不復慮國計之所從出兵日加則餉日侈朝廷之上未

嘗惜財而行伍之間兵與餉未能相當有增兵之實有加餉之
益即重煩物力猶將爲之庶乎冀一大創獲有寧息而始議暫
加後爲定例朝廷卽明知之而莫敢問恐一議清覈邊臣且藉
爲口實萬一疎虞誰敢任之臣愚望陛下持之以斷凡邊鎮兵
數或嚴勅督撫加意釐定俾一兵有一兵之實一餉有一餉之
用千里饋給不以飽餉帥而以實卒伍如此則餉可得清兵可
得強語云兵尚威凡有剝削卒伍虛隱餉數者立敕軍前正法
若聽其鼓扇軍士挾制朝野餉何繇得清財何繇得足兵何繇
得強信賞必罰要貴御之得其法而制之有其道此臣之所願
進者二也書曰民爲邦本方今天下根本之計無過於民夫天
下之患不在外懼而在內憂臣輒見近來有司以催科爲奉公
以完糧爲盡職卽如修練儲備皇上立名之意原在保民恐有
司奉行不善徒爲赤子滋虐也臣圖望皇上撫之以仁州縣親
民之官當以民無流亡室家樂業者爲上考爲治之道在乎審
本末權輕重若拘牽功令急國課而忽民生民生日蹙爲憂方
大今日朝堂之上當以撫民爲第一義此臣之所願進者三也
臣芻蕘無稽惟皇上裁擇

靜海縣志

西集 人物志

十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禁治獄囚議

邑人郭允昌 舉人

本州子遺四十八家僵屍方起野心久銷即有小犯方泣罪之不暇又何輕置囹圄作蟲鼠餌也第禁治之法當爲素嚴如牆壘必高門牖必固棘荆必厚扭鎖必堅餽送牢食之人不得長出入而又印封之官日用查點巡緝之役晝夜關防此成例也上以是責之下以是應之如是如是而已愚以爲獄囚百日嚴防不如獄案一日蚤結承訊之官或利欲薰心權豪壓面左顧右郤權置獄中至於一案不了動經年餘株連人衆因而生心此自然之勢也今當嚴飭該管官司凡有大獄勒限速完應決者卽爲申決應釋者卽爲申釋服罪之人無所覬望無辜之人不至蒙冤又何得以狐疑自危之心生免脫傾人之事哉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十一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三年加增並徵議

邑人郭允昌 舉人

民爲邦本賦從地出今日之地則奧草連邱今日之民則鳩形特處本年正供尙苦未完而欲以三年加增之銀迫呼一旦原情度勢萬萬難之將告以急公之義則救死不贍之人何暇講禮欲治以逋欠之刑則饑寒迫切之衆走險何擇地既荒矣人既亡矣所催者何方而所比者誰氏乎合無徵六年以濟軍需緩四五以定民志庶殘黎不致全逃尙留來歲播種之望下吏借端撫綏可作目前勸諭之謀日夜兼思如是而已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十二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三年全蠲議

邑人郭允昌 舉人

闖逆首亂南陽裕州三擾屠戮所以城堆萬戶之骸野奧十年之草人無遺種土有蒼苔歷鄉踏勘秋熟者僅百頃耳卽此百頃之田恩免三分之一所徵亦幾何矣則是官可無俸役可無食京邊倉口可無起解所不可必無者獨驛遞耳本州路通九省絡繹輪蹄郵使之往來如故夫馬之催呼如故廩種之辦給如故而塘報軍情視昔有加一有不給鞭箠隨之叅劾隨之乃欲以除荒除免實徵百餘兩之銀供驛館數千金之費不待智者立見其不支矣况漕米河夫京邊等項又在迫呼其何肉以補此也卽使賢如管子聖如后稷授此一州有海可煮有穀可

樹縱能爲期月三年之計必難應風火雷電之符徒令郵客詬
署上官誅責以致甫化之鳩再生驚眼方集之雁又作哀聲久
荒之地終荒已逃之人轉遠方城四境不依舊渝胥以亡乎不
如三年之外再定賦役初撫之衆不畏催科卽有索夫馬者湯
火餘人不能爲牛爲馬荆棘饒地無可出廩出糧庶幾借此致
辭矣且鰥寡孤獨之種既可以優養天和而奸頑兇盜之人又
得以淪浹王化此撫綏流離安定新附之急着非爲知州可閉
關無事可作一簞一瓢一琴一鶴雅調也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十三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毛先生傳

桐城方宗誠撰

毛先生名士字若人一字夢蝶直隸靜海人父泰初貢士母李
氏雍正六年九月八日先生生幼穎慧剛貞岸異不隨流俗年
十六爲縣學生其後以學使者不以古士禮相遇遂拂衣去自
是絕意進取潛心於聖人之經昕夕靡倦貢士嘗與同室寢覺
而弗見也起覘先生則端坐月下執春秋一經研究之領曰匹
夫不可奪志矣因貢士嘗有志於傳春秋遂與講胡文定解春
王正月之失謂先生曰諸經惟春秋草昧爲甚士能繼志昌明
之是吾願也但訓詁經書非易事輕議先儒非小失士其慎之
先生敬唯嘗從貢士游盤山三年始反未幾又游遼東塞外終

設教於正定無極之間父卒奔喪歸以不得親含歟服闋仍白衣老死其授生徒衣食外不取一錢惟屬門人爲購所欲讀之書即讀則棄去館餐粗糲無所擇惟禮貌疏則謝遣之其接物也和氣渾然教人因材而施雖遇頑愚反復啟迪未嘗倦怠若終無所益必以素餐爲戒而去盛禮不足以留也嘗困無所依持一瓢乞食郊野間終日不食吟詩自若號曰一瓢子夜宿破廟中大風雪積滿衣巾聲息不聞鄉人以其死也啟視之面溫然無寒色終身客游不欲歸閒飲泣私室中而不言其所以雖至友門人亦不能道其故也先生博綜經傳無所不通而尤深於春秋其說經以全經之本文爲主不泥傳說以解經於公穀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十四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以下數十家皆貫穴研窮合於經義者錄之不合於經之本義者置弗錄著諸家解三傳駁語最簡要其義例皆具於各書之首又著三子傳三子者公羊穀梁二子外自爲一傳以申之取其精核而去其穿鑿之言曰泰初子泰初子者託於其父之文也又自爲註以附於三子傳之下義精辭奧語若創見而實多當於聖人之心其發明筆削大義細例及以語孟綱目貫串證明皆具於傳前答問一書以挈其綱而提其要晚歲館晉州疾亟猶自刪訂授其弟子曰吾自童冠志於春秋此傳既成無遺憾矣不藥而卒時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也年七十有二門人呂八音藏其手稿并記其言行深譯王肇晉好其書以示桐

城方宗誠貴筑黃彭年爲請於相國合淝李公泊溧陽陳觀察
鼐集資刻行先生於詩文皆洞穴要眇嘗手批論語孟子文法
陶靖節詩班范兩漢書大抵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然皆治春秋
之餘事云

論曰燕趙間多傳經大儒如毛氏韓氏之於詩河間獻王盧尙
書之於禮董子之於春秋皆所稱千古經師之宗也近世則劉
靜修先生之清介孫夏峯先生之篤行鹿忠節公之大節亦皆
君子之儒况如顏習齋李剛主諸人之於經傳尤多發明者至
於先生治春秋無所依榜獨通貫全經深求聖人著作之旨語
雖若創而義理實純又皆有根據不爲臆說嗚呼是可謂繼傳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十五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經大儒而傑出者矣

夢蝶先生傳

此傳抄毛氏宗譜

毛先生諱士字譽斯一字若人號夢蝶別號一瓢子郡庠生貢士泰初公次子生有異徵臨生時父泰初夢蝴蝶一對雙飛以扇撲之俱獲揭取時只得其一彼其一則飛去醒來少許聞李孺人雙生二子甚喜未出三日死其一只留譽斯故乳諱取名雙蜂幼而穎慧父授以大學數行首領之不讀令之背誦則無訛復授以數頁亦如之九歲能詩年十三以五經應童子試學使者趙公大鯨顛倒使之背誦卒無脫節大奇之閱其文亦復精警批云憑空結撰法又批云善用公穀文法是能食古而化者又批云於一字中忽分三義而三義煞有淺深賓主虛實變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十六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化眞能人所不能急拔前茅案發則逃去其父遣人覓至東安得之強迫之復然非其志也先生于書無不讀六經三傳數日已過其爲文高古淡泊深惡行墨裁冗棫樸攻舉子業與共朝夕案設闡墨先生虞汚已書別凡以遠之或以取科第勸之答曰我欲於古書中討出本領以待君王之徵用則行否則爲蠹魚老耳後以無故不歲試學使者除其名一生客居寡交遊與往來者一老僧一農夫一進士一丐者餘無人焉性好遠遊無常處嘗授經於正定靈壽諸邑不計館穀曰我無館穀去留惟我所著經解甚夥爲蓮池書院山長夏君宗瀾採輯待刊行世至所著春秋傳約幾千萬言多有不滿胡傳處歲在丁酉平山

士子赴京鄉試入茶社人談及近世宿學則羣推先生旁有和坤僕隸聞之以告坤坤欲薦先生於朝因托寄直督搜羅先生詩文著作發牒及縣先生友某夜至其門人處告曰爾師詩文必有語涉不平犯當時忌諱者今將禍及矣門人懼出所有付諸火後聞其事先生笑曰吾豈爲和坤所薦者事大可笑至臨終之前一日晨起撫缸賞荷偶見荷花有欲槁落者太息數聲似有所觸謂門人曰吾於明日某時當與汝等永訣矣門人以無病尙未深信迨明日某時果以無病終此條聞諸呂氏晉州杜詩字雲石庠生其子毓秀庠生而其最相契者則莫如杜詩先生嘗云杜生好讀書研究義禮不讀文章不喜求名此又一怪也生之怪與余之怪同故與生有深契焉杜生不喜讀文先生於州試前幾日授以數藝入場遂取州試第一入泮所有著述四書經傳疏解詩文藁如靈壽馬氏深澤王氏晉州杜氏呂氏猶存之且視爲珍寶焉本縣王肖嚴於同治二年署靈壽由馬氏處抄來數則珍秘藏於家家中僅存少時所作睡生閒筆詩草一卷朱子學訓附論文一卷生於雍正六年八月初九日卯時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卒於晉州呂咸臨家弟翼經侄賡襄扶柩歸里安葬土河年七十二歲光緒三年十一月經直督李鴻章入奏奉旨崇祀鄉賢祠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十七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靜海高介直先生家傳

桐城陳澹然撰

先生姓高氏諱愷基字邁元直隸靜海縣人清光緒間廣西巡撫諱崇基季弟也遠祖自明洪武中遷直居縣東南鄉家世耕使治經生業獨勤九應舉科三薦不第季年乃生子五人先生獨晚出天姿奇敏不十歲輒畢五經所讀書掩卷背誦述字體篇章靡忒見者輒驚歎其才年十三考病思果餌所居遠市肆昏夜徒步往還四十里卒得以歸年十九考病甚則析田廬授諸子先生田獨瘠且無宅以居諸兄畀以材使築室考沒則盡以材庀殮具而借屋奠厥家時前室張淑人來嬪炊累絕則取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十八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奩具給之未嘗一乞諸兄也親戚聞其狀或周之則堅辭不納坐是不克治舉業以布衣終巡撫公既成進士作令晉皖間奉母張太夫人至官所先生念母老隨侍十餘年餐飲外未嘗取一金自給衣敗履穿不堪著巡撫公知其介則製華服奉太夫人賜給之先生莞然曰吾褐衣慣豈宜著此受而入市質錢市美珥以獻太夫人問所自來則曰博勿爲兄道也歸則計程受兄贖不贏一錢嘗自晉歸行千里寒夜入門治酒饌則繼室丁淑人質釵易之諸子懼然侍左右爲餒不知世有所謂貧也巡撫公念諸弟子未仕輒納粟爲小官先生則峻辭乃已處巡撫公官舍久言不及政過則婉諫之官舍失銀疑驛卒董某繫之

獄董固無賴嗜飲博不能自也獄急其孥六七人將同死先生廉其枉爭不獲則囑吏緩之未浹旬而眞盜獲其匡弼多類此天性峭直嫉惡特嚴以此多抵牾不悔嘗中歲寢疾自檢方藥書暮月徹其微疾輒已遂以醫術名於時見疑難證持鯀審顏不問輒解有老翁年九十患淋垂絕投以方霍然起識者以比秦越人云所點勘醫書甚衆爲方論一卷論病主熱抵前人與河間劉氏說亦異嘗視人疾見時醫方輒摘其疵類時醫聞其語嫉之雖病者或亦未能盡慊也其課諸子也諸經皆口授而笞責獨嚴暇則誦先正格言肫戒特至光緒間帥府募諸生習戎備而優其廩給諸子請肄業焉先生頻蹙曰遺禮義屏詩書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十九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驅童年子弟師法外夷蔑倫彝習功利異日覆國家者必此曹也吾安忍若曹爲此諸子退不敢言嘗題所居額曰以三堂取顏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富貴義君子敬之光緒二十四年春國事益岌先生恒鬱鬱太息曰國亡無日吾不及見若曹成立矣語次輒歎歎不置夏四月九日感微疾竟卒春秋六十有三卒前一歲自號曰易名散人諸子駭其言莫敢諫既沒鄉人私謚曰介直先生言乃驗配張氏劉氏皆前卒再繼曰丁氏尤儉勤井臼咸自任雖屬困閫內怡然故先生翛然克終介節少工繡繡嘗積所售資權子母十年贏千金返質產三百畝始克蓄諸子不廢讀書光緒十年巡撫公以晉藩入覲

假歸妻妾皆黼裳丁獨布衣往賀諸子幼駭問焉笑曰吾以此成汝父清德也後先生八年卒春秋六十有六子二女一皆丁出長毓澤縣學生舉孝廉方正次毓灝光緒壬寅鄉舉第一明年成進士官翰林編脩贈先生通議大夫母皆淑人今官江蘇任用道尹

贊曰匡章稱陳仲子爲廉士孟子非之而斥其爲虧何哉爲其兄祿萬鐘乃獨辟兄離母以爲高也先生鄙夷一世顧乃拳拳兄母處官廨十餘年衣敝履穿不輕一納歸則計程受贐不取厥贏於戲何其浩落而怛摯也嗟夫倫紀之地進退取與之微粹然一精厥義非有道君子能若是乎惜乎仲子之賢不獲與聞此義也

按介直以廉潔高於時先生獨首推其孝弟蓋天倫不講廉潔適爲沽名著眼高人一等其餘自冤獄治方書訓子型妻隨事點綴動成矩矱所謂左右逢源此也受業施驥生謹記

楊葆龢先生傳

青邑拔貢 姚德駿

楊君葆龢字春宇靜海人幼聰敏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後困於
棘圍年逾四十卽絕意進取以教導後進爲己責薰其澤而上
達者指不勝屈也性洒脫不滯於物與人接渾是一團和氣又
通曉古今談鋒一觸滔滔不竭聽者欣然無倦容嘗自謂天下
事看得一空凡百事端浮雲過眼至關於綱常名節則獨嚴其
防與曠達自恣者固有別矣晚年以詩爲消遣意有所觸即以
詩發之不假雕琢自鳴天籟闢小園一區結第數椽名曰放蝶
小園手一編嘯詠其間暇則藝菊養魚優游自得有瀟然出塵
之概卒年八十有六著有鴻雪山房詩集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二十二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靜邑李氏雙節孝傳

天津翰林嚴修

節母劉宜人大邑王口鎮公溥公之女子也幼孝友十五歲歸
靜邑大黃莊李榮森字文臺繼姑邊孺人治家嚴無所假借事
無巨細一以委之不復問何人稍不如意詬言隨之恒終日節
母劉鷄鳴而起斗轉而眠箕吸塵剪製錦主中饋禮雙親寸薪
爲桂半米必珍日夜兢兢無失尺寸以博翁姑歡娣姒入門節
母劉躬其難而讓其易他人或拂姑意節母劉甘自任責而不
辭二十七歲子仁昭生三十歲文臺病節母劉親侍湯藥衣不
解帶焚香告天願以身代十閱月如一日文臺卒節母劉以事
老親撫孤兒爲己任繼姑生榮斌娶張孺人亦以節著

節母張孺人同村琴堂公之第三女子也十四歲歸李榮斌字雅臣見節母劉親之如姊敬之如師凡事取以爲法十五歲生女長適張守訓節母劉視從女如已出寒則衣之甘旨則分食之爲之洗盥爲之梳沐爲之補縫節母張之視仁昭也亦然自親室以及私室縫繩滌除先意承志雙節母當仁不讓繼姑怒節母劉負墻婉央節母張從容改爲以適厥旨皆俟繼姑食然後食雅臣卒節母張二十一歲入則撫女泣血漣漣出則事親柔聲亹亹光緒二十九年翁靖庭病噎膈勺水粒米非捶背不能下行雙節母或承盤或侑食更迭捶之藥則先嘗朝夕遞侍數閱月無倦容靖庭公析產爲三繼姑雙節母各一又開親族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二十二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會議決以仁昭爲節母張之兼祧子寫立繼書翁卒雙節母喪葬盡禮節母劉儉約自持菲食惡衣並戒其子仁昭無事不許出門一錢不得妄用勤以率下傭僕各有專職地無寸曠人無刻嬉仰事俯畜賓祭禮隆方自爨時地只分二頃餘畝並無餘資民國元年築巨室十餘間謂仁昭曰汝知經營伊始我焦思歷八夜不能寐耶二年爲仁昭娶獨流李氏延師課讀仁昭能屬文能自立矣仁昭生子二曰虔曰訥民國十三年春三月初七日節母劉卒年五十有六節母張行年五十有四健存均旌表如例

天津嚴修曰盛世不貴奇行烈節而中庸之道簡矣觀靜邑李

氏雙節母之所爲雖似庸行之常而純孝競競事姑至四十年
之久始終不渝誠天下之至難堪爲女界矜式猗歟庶哉中華
民國十七年孟冬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二十三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邑侯左公勘水圖記

邑人杜昌言歲貢

邑宋之濁口寨也大觀中設靖海縣明洪武初肇易今名隸河
間府雍正三年改轄天津其地跨漕河之濱東臨渤海窪泊廻
環西界子牙河袤連淀港蓋壬燕癸趙饒有濬水之區而茲邑
壤接津門父老傳述謂之九河下稍其形勢尤凹如釜底云按
子牙河之尾閭曰三角淀爲古之雍奴水而格淀堤一帶係其
東南隅此淀匯西南大小七十餘河之水注津之丁字沽合潞
以趨海一經秋汛加以淫雨連綿所有子牙并故道兩河剽湍
弩疾爭流入淀而北運潞河迅漲之水往往遏淀之下游而不
使之洩淀飽則溢而南河怒則潰而東此邑之西偏所以頻有

其魚之歎也至於邑之迺東鄙屯南北某置然大抵墾少而洿
多其碌碡蟻螬等一切泊窪卑濕如溢浦力穡之毗利其土沮
而肥則歲歲佈種以覬有秋值雨淹之年日夜滂沱不止而泊
之苗如江蘿窪之禾如沅芷矣其氾也則遠漲浮天而平壤之
中且可以通舟楫矣此又瀝水之爲灾而令人蒿目者也伏遇
芷江左賢侯宰莅斯邦自下車以來種種惠政口碑已不勝述
去年己酉之秋邑之全境被水畧如前件所云我侯戚之除侯
不憚焦勞分路親詣查勘詳請停徵加賑一一循次施行外又
爲之繪圖貼說有如下幅將以備憲台之咨詢抑以誌民瘼也
言披覽之餘而嘵嘵于侯之勤也嗟乎雨師河泊方且連鑣並
轡以厄此一方民俟以愛民如子之心喫咻軫念可謂蔑以加
已昔人寫北風圖而坐中皆有寒慄之狀則我賢侯觀畫手之
濡毫遺紙其必愀然動色更當何如耶是爲記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二十四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靜海縣題名記

邑令戴大槐

福建舉人

天下語重地者首畿次輔我朝定鼎金陵再徙而北綴旒天下國實爲燕師其在靜海固畿輔重邑也二百餘年來承簡書而出宰者代不乏人而姓名獨遺不紀甚缺典也雖然題名豈徒以誌東西南北之人哉國家張官置吏制之令以臨長一縣實注嚮所司其閒治行高等者則顯擢之明示以酬勞勛昭寵榮也奈何以幾幸秩滿傳舍視之又太甚則從而侵漁乎嗟乎彼獨未知大有可畏耳夫三尺易逃而公議難欺凡蒞於斯者豈無單厥心而造命此一方民此其德澤可知也而名在則議增之榮亦豈無曠厥職而殃禍此一方民此其怨孽未已也而名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二十五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在則議滋之辱昭昭乎十目所視蓋可以忽乎哉余備員無似惟前此來茲者率多循吏既足以光昭輔邑而克成簡書矣其敢不與後之君子共砥礪追蹤焉是爲記

紀林培豐守獄事

邑令鄭士蕙

進士陝西人

林培豐字薇垣浙江平湖縣人靜海縣典史性高淡大節尤不苟學問通達詩不甚工亦不常作室中圖書滿架筆硯精良草本花大盆小瓮羅列階除令人忘其爲俗吏嘗以孤山處士自况雖未必誠然亦可想其志趣矣同治七年四月賊匪北竄邑境蹂躪城中人亦紛紛遷避市衢中三五成羣皆貧不聊生冀乘間竊發者也培豐志在矢死闔家安堵如常僕隸亦不敢他適夜則巡視街道攜捕役數名防姦細忽數人奔告曰賊已至某所盍避西鄉保家口培豐叱之遁去蓋卽貧民圖竊發者礙培豐巡視欲驚之使走也正查問間城外火光燭天喊聲四起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二十六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培豐慮獄囚內應回署公服坐守獄門飭禁卒諭諸囚手自擊柝與諸巡城者柝聲相應獄囚始安賊亦遠去是役也邑令陳錫麒同天津鎮陳濟清築圍堵禦城賴以全然當軍務倥偬風鶴皆驚設獄囚鈎結奸民乘竊奔逸亦足以搖軍心而啟賊謀禍福之機間不容髮培豐堅守達旦以遏亂萌靜鎮之功不小宜邑人士頌以有爲有守也事後叙功加六品銜旋以老疾解組歸不避難不希榮培豐亦人傑矣哉

劉氏家祠記

邑人劉汝驥撰

翰林院編修

吾族之有祠也自同治甲子始也建祠費若干繡出自公田之
羨餘也祠基若干步出自緘三公蘭臺公之輸助也族人耳熟
能詳矣歲已未距甲子未六十年也祠毀於風雨將傾圯族人
謀重修踰月費省而事集饗堂門垣巍煥一新事竣屬汝驥記
其事汝驥作而言曰有是哉孝子仁人之用心固若是哉祠饗
堂設三龕中龕祀清水府君老二房支祔之兩房子孫遇親盡當祔者各
奉其木主祔祀本房下無嗣者得祔祀老三房得祔祀舊制也
爲問移主之時次序有無紊亂乎族人曰據譜牒考世次無紊
亂矣元旦春秋俗節必設祭祭三筵猶有同堂合食之義舊制
也爲問尊罍籩豆之屬皆脩潔無損缺乎族人曰祭器皆修潔
矣祖若宗遺訓遺書及几杖盤盂之屬歲時陳設之舊制也爲
問先人手澤所存未爲鼠蠹所殘蝕乎族人曰敬謹收藏矣祭
田公田烝嘗所自出兩房子孫食其餘舊制也爲問歲修之費
有儲蓄無竭蹶乎族人曰歲修不竭蹶矣汝驥曰噫嘻美矣善
矣雖然猶有說大雅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念云者謂
念茲在茲無時無事而或忘也汝驥於是盥手執爵復進而與
族人言曰我邑右族若勵氏宮氏康熙乾隆朝貴盛炫赫極矣
今其子孫尙有存焉者乎我清水府君清慎傳家自有明永樂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二十七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至今垂五百年宗枝日蕃衍掇甲乙科者相望食膠庠者至百三十餘人之多可謂盛已吾儕徵祖宗澤食德食疇得與士大夫家之列有敢惰農自安者乎有敢贊於貨荒於淫樂出入間巷爲不法者乎有敢放言高論廢而經學者乎幸而出仕有敢以麒麟之楦而狼如羊貪如狼背而君事而祖父者乎則皆曰不敢審不敢則盡吾齋是劉清水府君之賢子孫也否者鳴於祠與衆共棄之族人念之哉念之哉祠南嚮地爽環正門一左右門二饗堂三楹複簷樸素無雕飾後堂三楹燕長老墻垣地址若干步皆如舊制辛酉二月十三世孫汝驥謹記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二十八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正學解

明邑人劉泮著 知縣

夫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學爲人之道求以合乎聖人天地也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剛柔立人之道曰仁義三才之道同歸未可以形迹觀也聖人者生而知乎此也安而行乎此也故能自然合德於天地也下此者智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能行天命之性初非有二也流行之氣不齊自非聖人所受鮮有不偏反其偏而歸其全斯學之所由得名也學爲人者不過學此心也必使此心與聖人無二也與天地無二也然後下學之能事畢矣開萬古心學之源者其堯舜乎昔堯禪舜之辭曰允執厥中夫堯爲天下擇舜宜致萬全

之慮概舉其道而教之宜無不可也固乃丁寧告戒不外執中之一言蓋修身治平之訣上以經乎天下以緯乎地中以綱紀乎人物取之四字而無有不足焉故也自是學倡後繼之者禹而已舜又慮其未遽能允執也益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孔子贊三聖之言曰大哉帝堯君哉帝舜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此聖人之別也道有大小世之升降隨之故舜猶得列而爲帝禹則降而爲王也所以然者十六字之相傳已不若四字之尤爲簡易也周之叔季上天憫念下民篤生孔子晚知道終不行也然後備載帝王相傳之學於六經其說固至繁也然如衣之有領河之有源後之學者不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二十九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求諸聖人之心而徒求諸聖人之經是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矣可勝歎哉是故當時從遊雖衆信者亦少顏子不幸而蚤沒矣一傳而得曾子發明一貫之旨再傳而得子思衍爲致中和之說曾思既沒孔門之學遂不復講矣於是異端蜂起楊墨縱橫之說盛行於世學者不入於功則入於利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出乎此則入乎彼而大亂極矣孟子私淑孔門之學起而正之曰仁義而已矣味七篇之旨明心學之妙揆之曾思益又切矣惜賢如樂正子善信猶有不足況於萬章公孫之流乎遷蝕至宋周程邵朱四氏興相與講明正學世大幸也顧一時同志或入門不同或任質偏見多言晦眞之蔽在當時已所不

免及其末流變爲今世俗文字之學三尺之童皆談性命至摘其義而究之何以曰仁何以曰義解脫舊聞心領神會不惟童子無所知識雖素號爲老師宿儒亦不免扞格噫今之學古之藝也古之藝期在多識今之藝志在富貴雖同名爲藝又下於古也而古之所謂學蓋絕於今矣昔成周盛時皆勤三物三德故化行俗美朝野多賢今上以文字爲教下以文字爲學動輒數百千言譬如淫女騁奸意在取媚人意曾不顧其言行之不合於道噫蔽也久矣孰知孔孟之學其傳在心其要明乎存養之法而已豈可泥於文字之末耶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三十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逆河入海考

邑人牛天垣舉人

粵稽精神禹治水敷土奠川隨山刊木九州四隩次第就理念大河衍溢首禍中國於是導自積石至於龍門歷大邳以下地平水急無以束其悍暴之性乃於貝邱釅爲二渠以分河勢一自舞陽東入漯水流至千乘入海一則引傍西山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分爲九道下至滄州之北同爲逆河入於渤海此逆河所由來也或曰逆者一也所以合九爲一也或曰逆者迎也謂與河水相承受也或曰逆者逆也隨潮呼吸與河進退不遽入於海也源流畢達條理悉備歷及殷周無衝決之大害亦無隄防之役故逆河之名不復見於紀載至齊桓塞九河爲一以自廣

其疆圉河間以東平原高津雖多遺蹟而入海之路廢而不用沿及戰國決河灌都互相戕害古制愈湮讀宋開寶四年詔曰自戰國專利小以妨大私以害公九河之制遂墮歷代之患弗彌蓋深惜乎秦漢以還禹功漸遠故道難復也考漢自武帝以及元成河屢冲決訪求九河入海故蹟其時逆河久成廢渠荒煙蔓草人跡罕至故莫能深考王橫言徑者渤海水溢出西南數百里九河之地皆爲海所漸酈道元水經注亦同王橫之說彼去古未遠其言似非無據然漢都尉許商以爲徒駭胡蘇鬲津三河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而王酈諸人遂以爲九河之地皆爲海所漸疑亦誤說矣總之九河之不可全考已非一日况隋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三十二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氏開會通河自衛輝以達直沽南北橫截千餘里其間堵塞廢坏者所在皆有九河之故道安能一一指數乎雖然九河不可考也而入海之逆河則歷數千年而河岸河身跡宛在也稽諸北河續考明載逆河在靜海界中本朝陸稼書先生尹靈壽時訪求逆河遺跡其文集中亦確指在靜海之東蓋自碣石以南平原以北皆九河之所經其入海之徑必在衆流最下之處靜海之逆河爲衆水會歸之區昭然可指而宋儒蔡氏註禹貢第因王酈之舊說未能一一指實蓋以宋時之靜海淪於金元而古傳又鮮所憑據故不得不依附前人而爲或然之詞其實皆非也今瀕海居民舉知有逆河彼非能爲附會者不過因數千

年相沿之舊名而名之耳河形具在雖不能復九河會歸之舊而附近諸水相度浚導其入海猶甚便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也謹考其梗概於右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三十二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奉天討賊檄

邑人 郭允昌 舉人

逆賊李自成者廁身白棍通畢綠林兔爰穴孔有司固欲安之狐語叢中天子因而在宥甘誘訛言飛惑憑黎邱之鬼遙汎桂甲公殘行柳下之營輒敢陵皇都而遊虺驚帝駕於幻龍斬老臣之骨懸命求金寢卿士之皮橫戈改玉富人之室血染青錢志士之門烏呻白頸婦婦吞淫毀腹沉甕中之水幼閨斂虐破聲躍爨下之焚神京圯作鬼垣戾氣飛成霜雨乃又賊分各鎮暴合一揆劣衿媒祿遺妻妾而貢淫庸吏貪生對士民而書聖嗚呼三百年之養育父母昊天十五國之臣民詩書兵甲奈何覲面迓奸賊情如蜮庶幾刺心報主忠氣猶虹張良孺子擊椎

震十日之天豫讓僕臣吞炭愧二心之子我聞義士烈公在古
灑登舟之淚忍見亂臣賊子於今待拜表之行是用恭將天討
亦因憤起人心與其黨賊滅倫生如鼠而死如狗孰若匡王洗
恥小者侯而大者王搢紳無語且酬千城之心草野能鳴難奪
匹夫之志俾乃先期應懼三綱墜地其有後至當思烈祖在天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三十三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再上隍司驅妖狼文

邑人郭允昌舉人

職之知方城也萬頃荒茅百里邱墟神知之跖炙肝鬼射沙神
知之茅塞中僵 數十人五穀不至其胃神知之職復何言職
之所以捫心自痛仰天歎絕者十年大寇一旦斂手削地而無
獵心神之靈也國之福也職何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顧此鰥
寡孤獨之輩素減瓶中粟以糊之口匍匐不永也幸春萌百出
各執筐器薄籩郊外聊免炊骨豈上帝不惠降此羣狼蛭一婦
又蛭一女哀哉以萬靈之人至於釜無天而下 食已爲
古今嗚咽乃今利爪在旁俾草根而亦奪之啖也天之劉乎神
之屠乎職之罰乎職以爲人不可盡惡不可滋亟借驅除延此

饑餓之餘生幸甚幸甚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三十四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起社引言

邑令胡啟睿

淮安人

拔貢

靜邑蓋古瀛地大河環抱滄渤朝宗固靈秀之會而名勝之區也人文鵠起科第蟬聯僕難更數即今臺鼎首出名賢踵接盱衡十五國之風執牛耳者非靜其誰與歸不肖睿特奉簡書來令是邑竊幸事賢友仁相助爲理利器其有資乎顧入其邑草萊盈目雞犬空音蕭蕭里井鳩鵠堪憐邑人士相見於庭雖甚彬雅然而落落矣靜之爲靜曾幾何時而昔勝今衰若此耶會於諸子課藝名其社曰起社諸子咸進曰昔昌黎公文起八代之衰唯父師是任余曰否非是之謂也靜之爲靜不衰於文而衰於運不衰於人靈之不鍾而衰於天行之疊異近年以來一

衰於金劫慘屠刈矣一衰於水害汨懷襄矣一衰於蝗禍酷委
墳矣十年之頃災異頻仍幾無子遺以故執經之子秉耒之氓
罹是憂者救死不贍安得不輕去其鄉此衰之所由來也而令
於茲者不思救弊維衰之術有以招來而生全之靜尙有起色
也哉第文章爲氣運之主而士子爲農民之倡使聰穎秀蔚者
得以聚業詩書晰義修文則夫轉徙流散之徒得於觀感爰思
故土得樂其有芻牧而牛羊濶濶濕濕行見其充畠也所以起
其衰敝俾靜之流風遺俗再覩維新者是役實先之以故以名
吾社也乃若昌黎以斯文爲己任竊有志焉而未逮也諸子言
過矣用引言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三十五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瀛海書院勸學說

湖北郭光庭 舉人

嗚呼聖學之不明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士自束髮受書以來服
儒服冠儒冠鮮不自命爲學者人亦靡不共推爲學者雖然其
果足以爲學者乎哉志功名不志道德務詞藻不務躬行求便
安不求刻苦氣以不養而暴心以多蔽而昏銷歲月於時藝之
中馳神魂於富貴之境孔孟之教有如是之學乎哉或曰士多
寒畯各有身家資衣食以仰事俯畜不能煮字爲餐是不得不
紛心外務也三年大比排闈闡步玉岑只須制藝數首小楷數
行便可紓青拖紫雖有顏曾閔冉之德無所用之是不得不著
意詞章也夫子之云隱居放言則可耳誠欲爲經世之學有用

之才其又堪以是語垂世立教乎予曰嘻悖哉子之言與膠於一滯於形何其闇於道也道無所不在隨物而具遇事而存處人倫日用之間果悉準乎仁敬孝慈之則即外務何莫非道乎習時文帖括之事必沈浸於經史子集之中即詞章何莫非道乎薄倫常而惟務自私爲制藝而專求捷獲道之所以遠人也克念聖罔念狂一轉移間而功名無非道德詞藻無所躬行便安無非刻苦卽庸衆無非聖賢矣個個人心有仲尼又豈待他求與朱子答陳膚仲書云承以家事叢委妨於學問爲憂固無可奈何然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到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三十六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遺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都無用處矣李二曲先生反身錄曰讀聖賢書而不能以之例律徒藉以市名罔利與登壘斷何異陷其身爲賤丈夫而不知悲夫方今學者之病只是謀利計功知有迹象不知有神化求爲庸人不求爲聖人日積月累相與沈溺於慾海迷津又安得有誕登道岸者哉謹持此以爲諸生勸

崇儉說

邑人鄭懷珍舉人

玉杯象箸陳諫牘於王廷今則奇技淫巧溺志蕩心轉相誇耀矣甘酒嗜音垂訓言於皇祖今則檀板金樽淺斟低唱視爲固然矣習俗之奢華至今日不已極哉賈子曰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不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徵其無爲姦邪不可得也故挽澆風莫如崇儉儉則心清儉則欲寡儉則所需無幾可留所贏以備凶荒儉則所積必饒可分所有以廣施濟且也無匱乏之患儉可以養廉無暴殄之愆儉可以惜福嗜欲寡於要人無所求品由儉立俯仰寬於外物無所動德以儉修擴而充之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三十七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希賢希聖希天孰非自儉階之者雖然儉者節省之謂而非鄙嗇之謂亦簡朴之謂而非封殖之謂故損費儉也有時糜費亦未嘗非儉輕財非儉也有時重財反不得爲儉何也儉者德之共非吝貲非惜財也如以吝惜爲儉則守財虧之慳貪能聚而不能散田舍翁之齷齪見己而不見人殊鄙瑣不足道汾有賣山有樞風人所爲刺也又烏可以不辨哉

寧儉約序

邑人玄默進士

士君子患不節儉尤患不廣大而節儉之與廣大果判若楹庭
之懸絕乎乃廣者侈志而鄙節儉之固儉者約己而嫌廣大之
靡若是而廣之途鄰於狂儉之途鄰於捐方且得失各操其半
取舍兩無所準而挽江河之趨者持一儉與天下相砥此其意
何居乎嘗見里有好行其德者不難捐所蓄以脫人之急還視
其日用身不襲衣而口無兼味蓋二簋可以享嘉賓瓠葉可以
嘗君子殊蕭然無素封態也乃有人焉崇歌舞以昭霓羽之雄
飾鐘鼎以旌綺羅之富綿十日以忘歡輕千金而買笑至責其
捐升斗以活鮒鰐然而非其心之所悅矣蓋安平仲之敝車貧
物之爲儉乎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三十八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者有舉火之待鬪齊奴之寶樹饑者寡潤吻之需節儉之爲廣
大與廣大之爲節儉吾烏乎定之而又烏乎辨之哉賓翁王先
生寧儉約大抵維俗之所爲作也人僉謂先生之能儉若斯予
獨識其最廣且大焉約之言曰減一席之費可以活數人之命
夫其樽在己之有餘正以佐他人之不足詎徒屑屑焉惜夫嗚
者之爲儉乎

別駕蕭公崇祀鄉賢序

邑人玄默

昔孟子廣士而造之大也自一鄉進而之國更進而之天下蓋不欲自處於一鄉之賢併不欲天下士以一鄉之賢域也我固未免爲鄉人也適太學高君以其外祖別駕蕭公崇祀錄示予蓋祀於鄉也祀之者賢之也噫嘻世所戶于鄉而賢之者予知之矣而公若有異焉者蓋自中行不可幾於世而狂狷爲入道之器公生而澹簡靜穆領狷之意多得於造物者奢取於人世者約少而能文甫壯而舉於鄉於俗情請謁之事報如也孝友廉貞者士人之大節公承懼於孀母晨昏定省不倦母病而素食者十年歿而祭祭而必齋必戒逾七十如一日有孺慕終身之意焉悌子從兄躬湯藥以侍其疾鬻膏田而送其逝藐焉孤女育之聘之不異於其生友愛何篤摯也至如撫兩叔之子而玉之成蓄姪壻之女而資其嫁又如亡友之遺孤而贍以養難客之妻妾而翼之歸皆孝友一念之所錫類也其孝友如斯祿養不逮風木有餘恫矣然捧檄之志雖燭榮生之情未已筮倅常州八百之常例可捐三千之稅餘不問既而改北移梁門課不私鐸銖米金不入囊橐死無遺藏至治帶金爲廢柎樞藉幹之具缺焉助而櫬乃得返也其廉貞又如斯進我公於聖門固可分原思之座矣若而人者鄉有幾可不謂賢乎嗟夫公非賢於鄉已也吳非其鄉也吳之人賢之沐非其鄉也沐之人又賢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三十九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之推之天下猶是公所謂天下士者耶雖然士固有爲世所取而反爲鄉所棄者遠者無暇徵引近世如宣城之文名一代而里人逐於山華亭之書冠一時而里人火其居彼皆號爲天下士爲不得其鄉若此豈非鄉之耳目難塗期望難塞乎視公之得于鄉何如也予弱冠遊鄉較一見公于公署年已六十矣而目炯然而貌童然而鬚髮黟然正容悟物不言而使人之意也蕭公蓋有道者也而子若孫世濟其美於公之附食于廟也絕無假于人爲直至論定羣推始獲俎豆於賢人之間然則公之賢於鄉也殆與世所爲鄉賢者異矣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四十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別駕蕭公崇祀鄉賢序

邑人高爾儼

生而榮人者曰爵沒而榮人者曰謚法曰從祀聖人風勵天下之具何無已也國朝從祀之典甚重如罷揚雄而進仲舒罷公伯寮秦冉等十三人而進后蒼王通胡瑗輩蓋兢兢乎慎之其鄉之賢者則舉而祀之於鄉如祀陸贊于嘉興祀范仲淹於蘇州詔各處鄉賢祠有徇情濫收者咸其實以聞是也韓昌黎贈楊少尹曰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者其在斯人歟夫古人之相許不于其生前爵位之隆而相期于身后之俎豆然則古人之所重蓋有不以彼易此者讀別駕蕭公崇祀錄因得以考公行事之跡而后知古今人之不相及者妄也儼生也晚不

獲見公顏色然竊得習聞于家大人家大人稱公爲外祖及侍公自儼總角時家庭燕語未嘗不嘆公爲篤行君子也每言必述公每事必稱公當日云何然則公之所以爲公可知已公之懿行不可枚舉其大者在事親孝居官廉夫聖人之教其精微者不可以示人而其大指必歸于君父士人讀書學古動稱往昔而門內之行不修一介之守無聞猶且拘文牽義以自附於聖賢之例嗚呼其亦舛矣公當母疾而齋素十年焚香代得于童稚之年此豈有所慕而爲之乎蓋其至性有過人者夫居官者不縱情染指甘以其身爲谿壑而稍能自振拔亦已蓋矣又况乎具却已餽之金絕應得之例蓋自楊震四知而外求之古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四十一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人亦不多見非賢者而能若是歟公在鄉鄉重在官官重凡鄉里月旦之評與夫居官時兩地之僚屬縉紳田夫豎子其稱公也無異詞而其服公也卽郡僚輩當公捐館時入公衙舍有見其環堵蕭然而嘆息泣下者而其餘服公可知已則公之食報桐鄉而明禋梓里也豈偶也哉儼雖不獲見公而以此知公之爲人必有志於聖人之道而敦行下忘者夫人苟非希待聖賢志期古處則其窮達利害之交嘗變危難之際又豈能介然不易其心乎觀其屬纊數言不及家事蓋直視貧匱爲嘗然視死生猶旦暮公可謂知道者也嗚呼自唐以來泥于專門訓誥之學爲得聖道之傳遂舉其人之生平概置不論第以其專經守

殘而濫汙于從事之典其可謂知本者乎先臣程敏政有言文與行兼名與寔副有功聖門無疵公議者庶足以稱斯言得之矣儼蓋無間然于公之祀於鄉也而得進而畢從祀之說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四十二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烟園稿序

邑人高恆懋進士

昔太史公遊行天下周覽海內名山大川其爲文也疎宕有奇氣遂爲千古文章之祖余生長北鄙足跡不出戶牖讀古今名公大人詩文多得之登臨遊覽之間又未嘗不三歎焉及至上谷得交博陵廖君其人慷慨樂易晤談間稱道古今詩文深得體要余心識其有淵源之學未幾出其太翁澄之先生詩文若干卷示余余讀未竟喟然歎曰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讀先生游賞台宕西湖牛首九華洞庭諸作新奇雋逸其所以離合於太史公者余雖未能深得其奧而即此遊涉不倦一往情深之意夫豈異哉嗟乎先生以龍蟠風雨之才未獲得志於時而

徒握寸管以與古人相上下良可悲矣然而天下後世讀其書者感歎流連而不能已又未必非得志於時者之所不及也不然曩之鏘鏘奕奕擁騎鳴珂者不知銷沉何地而獨此幽人奇士窮愁孤憤之音興懷尙論之作得與名山大川同存天地亦獨何歟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四十三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高文端公文集序

滄州戴明說

愚嘗讀大易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虛則生敬包犧心畫天地自然之理卽千古學問之宗也靜海文端高公幼學道長而無數與愚同鄉籍三十年切劘如一日甲午歲先愚逝矣迨愚戊戌艱歸後始遑遑於心之學每遙請於容城孫啟太先生祁陽刁蒙吉年友然追公明訓不勝哲人之感也適公器君乾甫以公文集寄囑愚爲序余不禁號泣失聲曰悲夫愚奉公教久矣不意今以怙恃雙亡之孽子竟求一規過成德之人而不可得也公詩文灑灑成一家言別具長慶脩明之致其談理具夙慧如蘇長公儒不廢佛至讀其西銓解告天誅心不媿齋諸篇則

大有合於誠敬之旨幾幾乎道矣若公相業成聿躋壽考峻德寧有極耶雖然公言俱在則謂愚從啓太蒙吉諸君子游猶夫與公游也噫嘻悲夫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四十四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高文端公文集序

邑人杜依中歲貢

夫大道默默烏取砰訇鑿破混沌磔裂元氣以彫太素而變希聲哉然道之菁華爲文文之聲韻爲詩至人往往不廢孔子聖智常欲無言曾手刪詩以傳後世龜山之操兜虎之咏至今咀唔人口竺乾古先生修真去妄空諸一切而間留偈語格律宛然嘗讀黃庭真誥金簡玉書琅琅鏘鏘盡作韻語聖賢仙佛何嘗不以此道爲要趙簡子夢之帝所聽鈞天廣樂李長吉見紺衣人曰上帝召君爲白玉樓記黃伯思夢人告曰上帝有命典司文翰上帝又何嘗不以此道爲貴不但此也夫雲翥然而霞爛然而雷電霍然亦文也夫調調翠翠颺颺舒觸穴爲嘯遇

松而簧亦詩也天地間無非青華聲韻聽人領取故幽人文士
天動人來烏得禁諸然淺深工拙往往千里蓋緣質殊不可強
也高文端公仁孝性成兼容汎愛相對如坐春風中且天才豪
逸自少時以行文曲折如意爲樂事沉心博古無經史氣而談
笑灑脫有晉人翛然物外之致嘗慕古豪傑經濟大業恥攻雕
蟲徒空文自見所謂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也是以由冢
宰而晉端揆宏獎人倫推轂名士調和元化霖雨蒼生世祖皇
帝念其忠勤屢褒獎許云公晚年究心性理樞志清虛凡風雲
雷電之變幻皆有以觸其性靈而深求聖賢仙佛上帝之道而
得其源頭豈徒以菁華聲韻而已哉今讀其全集又何洸洋闊
肆也余約略言之註疏似程明道夫子奏議似范文正公文章
之波瀾似蘇子瞻詩歌之冲淡似陶靖節庶乎其有當也公往
矣垂三不朽以爲世則公之神明視履猶在人間也公之嗣君
勵昌以余忝戚誼曾同筆硯有年深知公之人與文故以序屬
予予庸鈍自廢樸野無文何能測其高深而述其鴻麗然滄海
之決必浸地軸日月之朗必晃六合神劍之斷必截雲霓奇瑰
之才必無恆響固不待余言而始傳也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四十五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重葺瀛山書院題朱氏宗譜序

邑人高爾修

雲南道御史

不佞魚二鹿三已四載矣蒞任之初遍訪武名山勝蹟卽聞邑西北瀛山與新安接壤爲宋紫陽朱夫子聚友講學處方塘遺址至今猶有千秋仰止之感遂不覺躍躍動也拮据邑務苦無暇晷逾期年始得偕諸僚友登臨其上但世遠人湮堂構頽圮徑則荒而池則淤不佞撫然歎曰夫子之教澤無窮也邑之巨卿碩彥崛起於籍孰非其所涵濡而陶鑄之者予雖不敏佩服窮理盡性之訓更駿駿焉而靡有底極若不重加整葺令其煥然改觀何以慰見牆見羹之思爰是捐俸鳩工率先諸士一時嚮往者翕然不數月而功告成夫子之遺徽不振於數百年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四十六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之後乃在天之靈未泯也敢云予之功乎而予方歉其瞻仰之無從也適有朱氏後裔諱某者持夫子家譜至竊得拜覲夫子之像不佞亦何幸歟按世系之遠近溯道教之源流闡宗繼美眞炳奕千禪而不朽矣夫子倡明絕學抉繹微言衍千聖秘密之傳啟來學未墜之緒萬古大統系端有賴焉又不拘拘於宗譜間見也

春秋三子傳序

李鴻章

同治十年冬鴻章疏請修畿輔通志檄郡邑訪先賢遺籍於是深澤舉人王肇晉以靜海毛若人先生所注春秋至其書約取公羊穀梁二傳之說刪而存之二傳有未安則補以泰初子之說謂之三子傳泰初子者若人謂其父也又取左氏及漢唐宗以來諸儒之說春秋者參以己說謂之諸家解以補三子傳所未備又取三傳之可疑者斷以己意謂之三傳駁語以明所以去取之意每書之首皆綜其崖畧爲答問之詞大旨以爲春秋經文有實有脫有詳有略經文之外有不可書不必書不足書者經文之中時月日爵字氏名人不盡以褒貶說也故其爲書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四十七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參互考證剖析毫芒詞至簡義至精其平日嘗取論語孟子與春秋合而評之又取通鑑綱目書法與春秋比而治之因以窮究事物之理春秋筆削之微意語若創獲而釐然有當於聖人之心鴻章嘗謂春秋爲經世之書因革損益之故興衰治亂之原胥於是乎在其事不可以不備其義不可以不明事莫備於左氏義莫明於公羊穀梁自漢以來三家之學互爲乘除洎唐啖助始創爲棄傳從經之論其徒趙匡陸伯沖從而衍之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名爲棄傳實亦本公穀之法而觸類引伸其生臆斷之弊過誠有之其破附會之失功亦不可掩若人之書又用伯冲春秋微旨之例而稍變其說名棄左氏實亦未嘗不用

左氏經文且未嘗不據左傳之事以發義也古之說春秋者孔
啖而下北學爲多自舉業日盛經術遂荒承學之士罕能博觀
約取冥心獨造若人絕意科舉屏跡塊居獨抱遺經究厥終始
書成疾亟不藥而終鴻章旣珍其籍尤重其人迺與清河道陳
鼐棗強知縣方宗誠集貲屬肇晉板而傳之匪唯先民有作潛
德宜彰竊冀立懦廉頑聞風興起或謂若人詆斥左氏謂非邱
明沿趙匡安石之臆說宜加削正或謂三子之稱嫌於僭侈宜
更書名鴻章以爲後有識者得失自明不煩曲護悉仍其舊云
清同治十有二年正月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四十八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潛子駢文序

章 樞

靜海高潛子前輩光緒中鄉舉同年友也以不世之英當塞屯
之會吏隱江介不廢著書鉛槧爲命窮搜二酉之藏縹緹等身
逕比六丁之勇白香山詩歌理治蘇眉州文采風流今有替人
見之君矣日者寄近著駢文一巨冊屬爲之序雖正平漢上援
筆鸚鵡之篇長卿茂陵取酒長門之賦而竦韻鏗金抗節夏玉
璇寔消董澤之蒲言哀和燕臺之筑搜仇往古則徐庾之嗣音
也取概近世則孫洪之後勁也一集扶輪之手十年白雪之歌
此則藏鳳一毛已具德慧飲水半勺便測淵源其植思之精純
麗辭之遒雋識者必不以余言爲訛也而余之所以掩卷三歎

者則又有故憶夫強圉紀歲之年承明待班之日獲與撫塵雍容三館折角之辨日接再三望衡之居近在咫尺或賈島推敲請更一字或子建點定爲進一言維時國步故未改也伊川被髮之祭已懽於履霜蓬萊废屋之籌將窮於測海吾二人竊同傷之往往新亭對酒有淚如糜漆室埋憂倚柱長嘯其意見於序君詩鈔者尙宛然在念也夫何賜也不幸所悔多言杞人之憂竟苟讖語露車泣路橫涕而弔蟲沙劫灰四飛楚目而悲龍漢君復牽復人事樞遲白下噴瓜炙艾知有苦味扇影爐香非復夢想和湘纍之哀郢則銅狄可摩問故國之遺黎則遼鶴斯在蘭成作賦或不釋乎悲哀墨翟救人或并忘夫頂踵抱孤懷勿徒嗜其藻麗而忽其弦外之音也

甲子孟秋書於上海寓居之賜書堂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四十九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潛子詩鈔序

齊海章 樂

居京師之四年獲交高潛子前輩時則小樓一角同志數人編纂之餘續以清話始猶落落久乃契結潛子年富日撰萬言凡勾稽六書之源博綜羣經之旨推究中外之故抉擇文史之精月有成書高可數尺其詩則抒寫素懷風旨微遠非與雅故莫可蹤迹以余手錄漸積巨帙潛子刪之輒爲付印嗟乎人之生也既非金石土之悲也何異春秋虞夔擊拊雜以徵商周旦歌風多采羣怨若乃屈景身世瓦釜爭鳴馬枚文章優俳自溷被髮而祭見於伊川倚柱而嘯聞於漆室杜老亂離之感竟以躬親子山哀怨之詞不無危苦其自叙稱漱平恤恤輒以自遣殆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五十

——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以是與夫京塵漲海車聲走雷裘爲侈其交游燕雀恃其安處斯爲行樂何有牢愁而吾儕託玉宇高寒之地見蓬萊清淺之流雍門之琴未彈而已咽新亭之會有淚而先傾况以君燕趙名族韓毛鄉先游俠本其祖風宦學衍於世業歸夫三島同歎無家年未二毛已遭多難慷慨之作不其宜乎乃宋玉善辭從容而多諷應璩百一謠諫而主文雨雲翻覆之場貞以止水冰霜嚴寒之况諧以陽春吐納珠璣自然風雅詠歌郊廟以此權輿若夫李賀奇詭之思賈島寒瘦之狀故非雅裁君所不取云

淑泉遺草序

戴 禮

夫感騷人之哀怨發潛室之幽光人同此心今何殊昔而况妍詞麗句羣推清照文高碎玉零香又等淑眞命薄信豐才而嗇遇尤千古所同歎者也淑泉主人者高太史淑泉先生之伯姊也幽蘭抱質仙李化身髫齡鮮識蟲魚束髮兼通音律蔡文姬聰明夙授深宵辨父琴絃甄皇后穎悟性成少日弄兄筆硯刻白公之石可徵家學淵源灼徐績之鬚備極天倫友愛棠聯棣萼鳳樓之旬初脩菊伴蓬蒿燕婉之求不遇茫茫天壤謝女多愁鬱鬱終風衛姜有憾雖職脩中饋敢云怨偶之成仇而詩咏仳離不免問天而搔首傷哉不造命也如何是以百美吟成彼慰重泉之恨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五十二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美輒游逝水百花咏就名花已散隨風簪折瓶沈未答大雷之啓篇殘簡斷允傷小謝之心宜乎淑泉先生人琴痛切手澤珍藏擬梓遺詩屬余爲序獲窺篇什幾興觀海之思用布簡端少慰重泉之恨

光緒三十四年孟冬望日序於京師

李氏祖譜序

大城劉鍾英丁酉拔貢

自古國家興隆畿甸必生偉人如泰山喬嶽擇青空而奠鼈極出大雲而雨天下功在帝室澤在生民粵嵇前代畿輔諸鉅公若高陽孫氏定興鹿氏皆炳然與日月爭光而吾邑李少司馬實開其先當司馬公之撫遼也驪東海以布澤驅雷霆而抗棟勍敵畏之如臥虎邊民愛之如父母無以酬恩而石坊建於故里焉公既化爲星辰而公甥先都憲公父子代興忠直之聲振於朝野猗歟盛哉何圖十世以降李氏劉氏如此其衰也豈極盛難繼歟抑鬱而未發歟今春寒族修譜英欲拜觀先人之遺烈誥勅劍履無一存者遠不如司馬之裔世守典章永寶前徽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五十二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於勿替蓋非鶴汀仁兄善述不至此而猶惕惕乎 祖德之不彰與支派之不明也爰詳遷居靜海之由深致望於賢子孫繩其祖武爲孝子爲忠臣感動奮發一洗鄉曲之陋習森然起例弁諸簡端英捧之而歎曰嗟乎孝子仁人之用心豈輕淺村夫所能夢見哉世之修譜者叙昭穆考世次爵秩詳承嗣明如是焉耳矣孰則允迪前人光思爲一代之偉人者吾子因睦以合族積善以成名何異乎桐魚叩而石鼓應也昔杜陵振征南之詩魏譽獻鄭公之笏使莫爲之後焉能傳之無窮耶鶴翁勉乎哉他日興復世家置酒高會僕雖羸尙能爲公賦

報恩寺重修碑記

邑人宋鑑進士

夫佛法起於西域而入於中國熾於都邑而延於邊徼蓋自漢永平間攝摩騰竺法蘭初以白馬駛經來止於鴻臚寺帝於東都門外立精舍以處之而寺之名於是乎始焉降而魏晉而南北朝而隋唐五季以迄宋元曰寶坊曰鴈堂曰牛洞曰虎丘曰半山曰蕭寺或珍樓寶屋或廣殿長廊或收塗金瓦構結寶座建之者非一地修之者非一人皆宗是法事爲之其勢固不能反之於彼絕之於此而俾不之尙也普惟我國家法古爲治因之不革者直以徇人之心而已矣今郡邑皆有寺也皆有佛也皆有僧也僧所以住寺寺所以居佛又設官以領之其有所總紀也固如是哉靜海衛河迤西地名呼兒莊舊有名刹曰報恩寺者嘗稽郡志創自元至正間繼造於我洪武六年時維僧普圓主茲寺焉其地之長則七十步闊則三十步其地之至東曰大道南曰左右水池西北二至平氏繼圓而整飭之者不一凡爲山門爲禪堂爲僧廬爲鐘鼓樓爲伽藍殿爲祖師堂爲天王殿爲大佛殿爲觀音閣五大部經鈐佛像住持善智造諸佛像金碧交輝各有位向總若干楹寺成久未有記禪僧真向迺軒同鄉聽選官朱寶以請之予義不容辭蓋就彼佛言之其始亦爲澹泊之甘岑寂之安以成其道者歟故願學佛者乃欲高其宮廣其庭以與吾人競紛華之地亦獨何哉有能遠引塵囂像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五十三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設其佛於空闊閑曠之地枕林飲泉以求其所謂道者而居之則彼之居不既得所矣乎是寺在邑城衛河西茂林背抱粉堞面峙勢若屏藩然而寺院之下有若人依而憑之也寺之前有清流一派注於灣池而冬夏之不竭知者時於此樂焉林爲寺而秀水爲寺而清而人之經過者爲寺而多其一勝刹者歟其幽僻之地者歟其遠塵市而居得其所者歟是爲記正德五年正月吉日立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五十四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明

報恩寺重脩碑記

慶陽王 縱

由瀛洲東北百八十里許有屬邑名靜海屹然當南北衝也邑城衛河西呼兒莊厥位面陽有禪寺在焉寺之建傳自元至正既興尋復廢入國朝來其廢如故茅茨得以蔓其上荆棘得以滋其旁而僧之跡亦少矣顧其遺址依然猶存洪武六載有僧普圓者仗錫來典是教曰興遺而舉廢吾儕之分也迺募遐邇善類遂有所啟動者未幾皆翕然高其意化其善而持金帛以施之者家至因謀復舊規爰市美材召匠卜日以興造厥功甫就觀音殿而普化往矣正統四年住持通來繼厥志述厥事而

資其費者如其來重建大佛殿規模其巍然棟宇其輝然金碧其煌然也來於報恩寺云成化間住持守瓊緒來業脩置釋迦諸佛像而祠之森然一堂使釋輩悉有所瞻依也若千佛大悲閣天王殿山門禪堂真向建若伽藍殿本志建若祖師堂真通建若鐘樓悟添建若釋迦銅佛如達造凡此類各有位置總若干楹蓋偉然一大刹矣第經營非一人始終非一紀皆莫能悉其歲月寺成未有記禪僧真向憤然募緣以成之於是徒步來京師因予同寅宋君子聲求爲之記曰茲寺之廢而興其顛末無亦使後人之莫能考也予不之拒抑且有所告焉夫吾儒之與釋教奚啻珷玞瓊琚固無容辯者彼慕吾儒之道之德之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五十五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文求以紀其事匪直爲文具也爲美觀也欲以托諸不朽爾不因以告之惡在其爲恕哉夫遺外身世嗜澹泊安岑寂若獨爲有所得者盍亦思所以持五戒乎遵六法乎循十律乎不然安在爲能釋也嗚呼佛法之西來尙也人皆執迷不返矣爾釋皆尙慎之哉克住此寺也顧謾此記也俾有興勿廢也於是乎書正德五年正月吉日立

周太師尙父釣臺廟碑

邑人牛天宿進士

大邑城北四十里土蓋腴徑益曲林深而水駛古堤東西立各丈餘許中來兩河相比而北下介兩河之間有土突出高僅三尺廣可數十步搖蕩於波光雲影中則周太師釣臺云噫亦神矣哉水之爲物善變而居潭水下流其性又至暴當其泉枯水涸雖五尺童子可褰裳而渡也逮至河伯肆怒浮地駭天巨浪雄濤朝夕不可方物世之岸柳煙村不崇朝而入蛟龍之窟者豈可一二計哉而是釣臺高僅三尺廣數十步測其高下僅得於堤四之一焉而水時與堤爭不能與臺爭乃至兩河交會狂瀾四出不難掠堤而直下顧此釣臺一片土高高獨立其爲高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五十六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三尺廣數十步者曾不能以尺寸減世之儒者多不樂言奇事以視此者竟何如也得非大聖人之道德功業必不磨滅於天地之間而精神之所眷注尤在深山密林獨寐寤歌之地故興周其後也而渭水實先之渭水又其後也而東海之濱實先之則夫東海片席中舉夫鷹揚變伐之偉烈敬勝義勝之心傳無不蘊積於此乘會際運則出其素所有者以應之耳否則龍虧之夢不作雖孤舟蓑笠寒江終老可也此大聖人之眷眷不能忘情於此而天地爲之默佑鬼神爲之護持者也臺之上有祠不知建於何代即無山叢錄一書備載大城子牙塚隨水高下雖大浸不沒亦不言祠故無所考舊傳明季台上有高像仍坐

時狀噫此其歷代之遺製歟至萬曆二年李公名似海乃更爲祠冕旒南面配以後世善兵法者六人遵唐制也明末臧莊季公尹生截石爲碣將欲詳誌其本末會有土寇之擾事遂寢嗣此本邑大司寇劉端敏公修之雲貴總督王公諱繼文者過此又修之而碑記獨缺李公玉友尹生先生賢嗣也不承先志偕弟侄謀諸宗族出舊石於敗土中鐫文以記亦可見聖人爲百姓之師而懿好尤有同然者矣李公玉友邑貢生諱尊性孝友其家同居者七世有張公藝陳競之遺風諸上司屢有旌表蓋賢而隱者也其不能無情於一臺也亦宜康熙丙戌仲秋立見

大城縣志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五十七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鳳城北關茶棚碑記

許士柔

翰林

崇禎丙子歲余奉封差南旋道經鳳城時當盛暑見一茶棚偶得少憩棚內彌勒殿白衣閣廊廡堵墀俱煥然似非旃檀故址僧衆清規整靜戒律端嚴半晌間令人冷然有世外想詢其主僧爲誰曰晏林余曰莫非吾鄉張氏之子受庵之徒歟曰然晏林方出余曰師結廬於大龍中方寺今來此是承往衲之事乎抑師手創之者乎晏林曰鳳城當南北孔道車塵馬足之勞攘者旦暮駢接於茲其烈焰熾膚嚴飈砭骨俾有行者難禁苦提種子故欲建此爲衆濟然鳳城東沿浩渺西接瀛洲南連渤海北拒三津九河滙流之區而此地又城隅一隙塗淤僧雖發是

願而猶不知功行若何耳於天啟元年間有後川樂山對春華
堂廷才自得輩諸居士相成時得茆簷楷牖義井蔬圃可爲夏
茶冬湯事至崇禎元年僧復請藏而來繼得抑之劉君分囊建
閣工竣後僧惟肩瓢笠 矣時徒 中 承其董理勤惕不
致廢弛又惜乎於崇禎五年圓寂後而諸檀越復召僧至更荷
佛力無邊善緣有果復得建彌勒殿如魏國徐公禮曹薛公憲
副丁公戚畹周公本邑侯楊公鄉都憲玄公俱護法題額一念
既成萬緣自彙僧固何功惟諸檀越之善果得結此十方禪院
今將勒石以誌不朽願布珠璣付之剏剏余曰凡有沉凝堅篤
之志繼以勇往精進之行則事必有令人以爲未然而吾自信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五十八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以爲必然卽吾始亦惟恐其未然而終令人訝其果然者如師
之建茶棚於鳳城之北隅也噫從開闢來沉淪泥滓之墟頓成
膏澤沾濡之境想師當目矚夫岸斷煙淒蒼牽蛙集時而今日
之金碧輝煌莊嚴色相已預有成像於胸中矣是爲記崇禎九
年七月初十日立

元大司鐸去思碑

王爾烈

元公名振采字亮齋號蔚峰靜海望族也年十八遊庠二十六食廩餼乙酉選拔入成均戊子舉孝廉丁未大挑二等戊申選授奉天府遼陽州學正余遼人也以筮仕在都聞公名而未之晤也己酉公以解送鄉試冊赴都余任京府少尹公持刺來謁余一晤知爲端人也已辛襄平有賢師矣迨辛亥余以內艱回遼得與公朝夕相晤公學問淵深雅量高遠平易近人之中有方正自守之概已足楷模多士領袖儒林至教育諸生善者獎之過者懲之有以文字就正者悉爲口講指畫使之有法度可觀即余家子弟亦受益良多焉近今士習文風蒸蒸日上賴公靜海縣志西集 人民部五十九—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培植之力居多公眞不愧司鐸矣公蒞遼七載今歲八月值公休致之辰闔州紳士久沐陶成皆思慕不忍去於是羣謀將公道教壽諸石以誌不朽永垂去後之思因以序請於余余旣樂諸子德服之誠而余與公相知最深亦樂爲道其事因述顛末以爲叙千載士人撫摩碑碣余深幸附先生以傳焉叙成更綴之以讚

讚曰談經絳帳德造俱揚維我同人共沐仁漿先生之去風清月朗先生之道山高水長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詰授中憲大夫順天府丞年家眷弟王爾烈偕遼陽州紳士公立

邑侯合肥陳公序東德政之碑

鄭桐蔭

候補

靜邑處九河下游與順屬文窪比鄰际佗邑形若釜底恒苦潦沈籠產蠹者屢矣今上御極之六年合肥陳公序東由欒城移宰吾邑甫入境見田疇之荒蕪子弟之輟業婦孺之鶴面而鶴衣也愁然傷廻延父老而謂之曰凡吾所以來非徒爲繭絲於爾邑也將爲若謀生聚資保障焉今地方凋瘠若是民之不保其室家若是是皆宰之責也厥咎安在其悉陳疾苦無隱父老唯唯咸檢袵而前曰公垂問及此靜之福也雖然靜之所患者水靜之所恃者隄顧自康雍間迄今廢不治久矣前父母非不慈吾民率以任大責重懼不克勝且慮大府之尼也往往聊且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六十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若安惟冀秩滿無愆受代去耳誰復爲民請命者公聞慨揖父老而退具以上聞請脩復隄防大府亦諭公才知能勝任允公請爰於辛巳春周歷境內得厥大概凡河身之淤淺者浚之水草之碍流者壅之舊隄之傾圮者增之舊港之廢塞者復之會朝廷有修畿輔水利之旨制府專委大員請釐東淀公聞而喜曰今而後吾事濟吾民蘇矣卽所得水道之曲折隄工之險要具陳於當事多採擇焉初邑西獨流北泊十三村南泊九十三村悉濱于牙河當滹沱下游每逢河水暴至奔流急湍爲害劇甚是公於北泊仿以工代賑之法請發漕糧貸民因以加修東隄並大橋當城兩橫埝於南泊則按畝出夫創築遙隄不勞民

不糜帑數月而工歲迨伏秋兩汎水勢陡漲曼衍衝突爲時甚久瓦子頭南北數十里幾決者數矣公預備芻茭以待屆時懸重賞督夫役躬巡五十餘晝夜水始落當是時獻河文大之民蟻聚護隄卒以督率失宜西岸決潰冲淹數百里而靜隄獨全歲以大稔小民少有蓋藏借非一隄捍禦之力民早蕩析離居重以今歲之灾危矣此皆我公盡心民事之實效也先是清釐東淀議盡伐兩岸蒲葦拓河界公以沿淀居民無恒產藉以資生者惟以蒲葦之利耳伐之是絕其生計也及清丈淀地則意在加租公廉知淀地契卷強半烏有窮治之必多株連第諭令補契並請有出產者留糧被水者豁免當事一如公言環淀之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六十二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民皆得之公洞悉民艱又如此然而公之造福吾靜與吾靜之不能忘公者尤在力爭開西鄉閘河及東鄉勸懇局兩事上年冬有建議者以文窪頻年受潦銳意欲開閘河俾滹水悉併子牙而東歲將闢忽嚴檄趨公晉省會商意甚堅志在必行其策公以西鄉一邑精華所聚無西鄉是無靜海也力持不可議遂寢是靜西所遺膏腴數千頃皆公賜也又東鄉濱海斥鹵公於斬官屯等處築隄建閘設放淤法請員勸墾假以耕牛農具籽種之屬一切經費皆公預爲之籌畫浸浸乎又將化斥鹵而柔麻矣由是以觀之公之福吾靜者曷有極哉夫人情莫不怵上官而畏咎累獨公毅然阻其議肩其鉅惟地方民命之自任卒

能獲乎上而信乎民噫如公者殆傳所謂仁者必有勇乎抑如詩所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公殆當之而無愧乎公以庚辰秋蒞靜今夏循例當遷大府徒民請留公半載憶公三年中其他勤政愛民與夫尋常之吏之優爲者不具書第書一一大政之有關吾靜而昭示來茲者爰泐諸貞珉而繫以頌頌曰

九河會川龍蛇之淵襄陵據陸與民爭田石紐邈矣孰梨孰涇皖南靈秀太邱名賢沾歡統五惟民事先勤求民瘼宵旦肅虔興水之利制水之偏修拯長隄延袤蜿蜒陘陘橐橐既實既堅桑麻布野厥庸懋焉我侯之德於萬斯年

大清光緒九年歲次癸未季秋之吉閩邑紳民公建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六十二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關夫子廟戲樓碑記

邑人勵宗萬進士

兩間正大光明之氣日在人心故入廟必生敬而漢關夫子之神尤赫余邑北城外舊有夫子廟因地偏臺隍廟之樓榭廊廡未能畢備康熙丙申歲晉商李呈麟等作廟於大佛寺釋迦殿前雍正壬子田珠李億青等又卜地於佛寺之左基址爽垲規撫遂敞飭具庇材迺塗迺墻既訖功同社復思建歌樓盡享獻禮以格於修方諱日之禁不果今年孟夏趙德融李光晉等始建歌樓於殿楹之南鱗桷翠聳龍礎巒屹鴨闌鳥牕靚深軒翥歲時脩祀牲牢甫陳簫管繼奏俾千古忠良邪佞剖白於威霜烈日之前卽一時粉黛冠裳默喻夫福善戕淫之柄頂燒頓

願觸目悚心則茲樓之設謂人事神即神之示人可已光晉走
都門丐余言以紀余嘉呈麟光晉輩始終創造之虔益歎神之
正大光明感孚羣動真同兩大不朽也是爲記乾隆八年歲次
癸亥孟夏下浣吉立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六十三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建修義學碑記

邑令 鄭士蕙

進士陝西人

凡事之有關風化者所費不必巨萬也卽數百金而其事可歲
而此數百金出自寒畯之家則不啻巨萬焉如廩生李壽桐之
建設義學是已初壽桐兄壽昌正士也嘗慨靜邑人情之媿皆
自嬌慣幼孩始思欲設立義學聚貧妻子訓迪之使之知道理
戒游蕩正心術端品行而後風氣可轉薄爲厚惜其志有餘力
不逮也同治六年壽昌沒疏親遠邇感生前可敬蒲伏往弔約
計贈賙得三百六七十金壽桐曰此足償吾兄未遂之願也爰
買縣署西魯家胡同口路東正房四間東西房各二間價京錢
四百緡修理一百緡爲童蒙誦讀之所而以八百緡按一分二

釐發商生息爲延師修金之用懿哉此舉雖祇數百金而其所關於風化者大矣哉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所以冀養正之聖功今之靜邑何如哉男當十歲上下囚首喪面裸戲如猿因戲而鬪傷其父母曲意袒護及長黠者匪愿者備不知孝弟罔顧廉恥李壽昌謂嬌慣幼孩以致人情日媿非無見而云然也今者壽桐繼兄之志俾粉楡之社成人在始而髫齡日侍於嚴師之前則獵野之性漸化忌憚之心漸生卽不必遽要科名而心中既以聖言爲主自不致舛倫常而踰閑檢况人人務正戶戶必豐推而擴之設義學者日衆矣壽桐特其權輿耳靜邑不且如鄒魯也哉予聞壽桐得此三百餘金時有勸以謀恆產爲日用計者壽桐蹙然曰是欺吾兄也吾不敢夫兄旣歿而不敢欺者眞讀書之弟也則知兄尙存而敢於欺者必其不讀書之弟也觀是則義學之建修所關於風化者大矣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六十四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邑侯陽羨史公穀孫德政之碑

大城呂式棟撰

翰林院編修

諍邑左襟海右帶河鍾毓人才文風蒸起自明清制科以來春秋兩闈報捷者恒指不勝屈固徵地靈亦由施政教者作興士氣培養有方故多士爭自濯磨各精其業積效然也光緒壬辰邑侯史公來蒞茲土諸善政不可縷陳而立教修文策畫尤爲周至因境內生童距城遠者不能赴書院肄業迺於境內分置文社數處瓦子頭崇善文社其一也社建於甲午初春首先籌欵以備生童膏火次定章程每月兩課而初無定所借地會課殊非久遠之圖公熟籌之鎮舊有防汎公所一區曠廢久矣命改爲崇善文社地基而重築舍宇以課生童成初志也興工於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六十五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二月初旬五月落成正廳五楹左右廂各三間南倒房四間大門一座加一甃墁繚以周垣庭宇宏敞廊乎有容諸生童會課來集詎不忻然幸得所哉斯舉也創始於一朝奠基於永久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勒石以誌其緣望後之知社事者續修罔替俾生童常得會課於斯則文風久而愈盛庶不負史公作人之至意也夫

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五月

重修崇善橋碑記

邑人劉駿業

靜海縣治西偏爲子牙河下游瓦子頭鎮跨居兩岸中有一橋由來舊矣且西與大邑王口鎮毗連尤屬往來衝衢惟是架木爲橋終難持久兼之河溜冲刷凌汎摧殘年久失修橋身遂塌陷行旅過客咸有戒心彼時閭鎮紳耆急欲重修輒以工料浩繁欲行不果遲至民國八年邊君守勳岳君式鈞尙君連城邊君守綸岳君式樑熱心公益首先提倡毅然以募修爲已任邀集本鎮並王口鎮紳商耆老不分畛域協力興修改築鐵樑石橋以期永久堅固人皆稱善立會開議首推田君子鵬爲正會長王君淑湘岳君式鈞爲副會長其在會諸君設科分股各有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六十六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專司開辦伊始手續繁難尤賴邊議長守靖鼎力維持完全擔負并以重資相助其如工程浩大需欵甚巨公同會議除向各村鎮勸募外再向河下船戶勸募出資以襄善舉當經呈由前縣長陳詳請曹省長批准立案遵卽開辦爰鳩工庇材力求堅固謀一勞永逸之舉斯舉也任事諸君不辭勞瘁不避嫌怨欵無巨細涓滴歸公以節浮費溯自民國八年至十年越三載而告成從此行人絡繹車馬紛馳既利交通永無險阻誠善舉也時值工竣落成爰述顛末勒諸貞珉永垂不朽是爲記並頌頌曰三載經營迺告厥成鍊鐵鑿石既堅既精人無病涉咸有頌聲惟時懋哉莫與之京

靜海縣子牙河南泊隄工分局新築碑記 元殿元

吾鄉方言謂事之有備無患者曰隄防子牙河自改故道以來決口之歲十居七八隄東數十村無日不在有備之中有備維何卽賈讓所謂繕完故隄增高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下策也吾民蟠伏於下策之中每當水汛驟至洶湧澎湃率皆奔走呼號如救焚如拯溺晝夜梭巡乞靈河伯而東隄南北廿餘里鮮接民居喘息之餘又無數椽可以蔽風雨良可慨也隄董馬君春潭田君子和等悚然憂之乃商隄工總局將子牙鎮河東藥王廟廢址填築起造平屋七間名曰南泊隄工分局以爲鞏固隄防集議之所將來隄東各村父老路經於斯酒後茶餘輒固隄防集議之所將來隄東各村父老路經於斯酒後茶餘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六十七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商守望話桑麻籌教育集思廣益促一切自治之進步不爲下策所拘則有備無患者非止隄防已也是爲記

中華民國十八年 月 日

王二莊建立初級小學碑記

邑人馬春潭

事之用力少而成功多且久而彌光者莫如爲學更莫如興學
靜邑西南距城三十五里有王二莊者居民約三百戶風俗樸
實向以耕讀爲業歷年文士接踵而起至清末民初國家提倡
學校取繙私塾於是村人相聚謀曰昔者昌黎教子貴東坡教
子愚古人當別有用意吾等對於子弟不敢望其貴更不敢望
其愚惟願能守禮義稍具知識不失爲良善村民斯足矣現在
學制係國家通令必須遵從不過私無餘錢公乏津貼創始惟
艱是非集腋成裘醵資興學不爲功僉曰可遂當場由馬蘭姚
謝都楊趙董蕭九姓共捐資若干元作爲教育基金開辦伊始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六十八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暫名爲馬氏私立初級小學校厥後日事籌畫在村西南購買
空基一段築學舍瓦屋六間校具書籍稱是學生亦增至三十
名至民十五年遂易名爲王二莊公立初級小學校曾經縣
教局及來賓參觀者贊賞有加村人欣欣然有喜色相謂曰斯
校也已歷有年所今日得良好結果飲水思源不可無以記之
且當日基金之數雖不足供富豪子弟第一日之揮霍然農村辛
苦一分一厘皆出血汗換來欲使將來子弟知錢雖不易苟用
於興學雖少亦多則斯校進步定無已時更不可無以記之爰
立石校壁列助款姓名於後並撰序文以誌不忘記實也

民國二十一年 月 日

閩村公立

勵文恪公墓誌銘

王 挑

禮部尚書

康熙戊午己未間天子武定三逆以文治開萬世太平用二三
儒臣於內廷晨夕研究經史詞翰少司寇靜海勵公以篤行實
學與相國桐城張文端公少宗伯平湖高文恪公先後膺厥選
日侍禁密垂三十年海內文士翕然向風力學競進以承上指
於是聖清之文治軼駕漢唐比隆唐虞三代我皇上煥乎文章
蕩蕩巍巍制禮作樂於今大備其光贊鴻業三公之力居多而
舊德老臣致身忘家未嘗一日離左右尤公獨也四十二年
秋七月公薨於官宮報馳奏上爲傷悼者久之手勅內總管謂
公在內廷最久老成小心甚可惜也賜帑金四百兩遺疏上溫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六十九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旨優卹致祭特給全葬遣一等侍衛海青內務府郎中佛保賜
奠茶酒內務府郎中李延禧護其喪歸越三年上南巡舟次靜
海諭行在閣部謂公爲人謹慎勤勞特加恩賜謚閣部議請予
謚文恪即御書茲二字命副都統馬武內侍李玉賚賜公之里
居並賜奠茶酒以崇褒卹公子侍講學士廷儀繼公直內廷五
十二年乞歸葬親情詞懇摯其冬上允所謂營窀穸者三期以
五十六年正月初六日葬公城北五里莊原乞銘於余余父子
暨公父子皆同朝悉公生平學行遂按張文端公所狀及廷儀
所以述公者而文之俾納諸幽公諱杜訥字近公一字澹園其
先浙之紹興人曾祖諱原恩貢生遷吳下祖諱弘鴻臚寺鳴贊

再遷京師家饒於貲好行其德考生洲公諱炤縣學生幼孤育於祖母長而任俠自豪不治生產家日以落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祖妣王氏祖妣張氏妣龐氏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穎慧幼而好學器宇凝然獨嗜書法九歲習聖教蘭亭兩序晉唐諸家雜帖晝夜臨摹者累月遂工於書十歲作擘窠徑文字購求者恒屢相接大書春帖子行於市樓前提督九門靜海杜公見而驚異察公大器以弟之子字焉延良師誨公苦志誦讀夜分少倦輒自撻以警年十五考妣皆歿負土成坟孝聞里中杜公以其弟無嗣挈公歸隸藉靜海俾從其姓國朝定鼎之二年公年十九補邑諸生試輒冠一軍一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七十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時名公宿儒皆以第一流人物期之九試京兆俱不利公益自刻苦治舉子業原本六籍旁通百家間出詩古文辭以問世而書學益大進有詔選善書之士繕寫世祖章皇帝實錄屢試書法公俱第一書成賜宴殿廷賚白金文綺叙勞得州佐除福寧州召入賜饌復賜榜書一榻白雲四字諭公曰持此張官舍如侍朕前也將行特諭內閣留侍內廷食俸六品遂與張文端高文恪兩公同直南書房寅入酉出以爲常會詔徵博學鴻詞召試體仁閣特令公與焉尋奉旨以公學問淵通居職勤慎授翰林院編修當是時上稽古右文萬幾餘暇經經緯史文學侍從之臣麻列館閣而禁闈邃密尤嚴其選公綰力彊固質性慤謹

勤職首公無寸晷之懈慎微謹小完然粹白逾久益恭以故深受上知淳歷卿貳渥恩異數有加無已也初公以杜爲姓及貴遇覃恩奏復姓勵以冠於杜二十三年冬進詩經講章稱旨上稱爲老學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乙丑分校禮闈所得皆知名士是春上御內殿閱朱子通鑑綱目命公侍講至丁卯冬始拔擢右春坊右贊善遷翰林院侍講會改詞臣十人於部寺轉光祿寺少卿遷通政司右參議太常寺少卿加一級右通政太僕寺卿宗人府丞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久之臥病即家拜刑部右侍郎公初入翰林賜第於地安門內及改官仍居賜第直內廷京卿內直者公一人而已上之閱通鑑也特設一案於御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七十二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前賜公坐講公五鼓趨入殿上已植燭展卷以俟盡日之力夜漏下數十刻乃休溽署祁寒未嘗輟以太皇太后違豫暫停五日遂按日倍補之披覽之際評古帝王政治得失文武張弛及進退人材邪正消長諸儒舊說千載聚訟者剖決精當言約理皆該可垂法後世公一一劄記久而成帙即上有所問公條對明晰不啻身其事者上一日閱五代時事疑宋儒論斷過刻公奏曰爲君難上領之嘗自云汝小心過甚久在內廷從無過失亦大難事公頤首謝侍講綱目三載奏請頒發聖諭宣示史館上以付內閣載在起居注中而公奉朝夕侍從勤勞可嘉之旨眷注由此益深公老成慎密不漏禁中事獨時時述上生知

好古聖學淵深有非臣下所能仰窺萬一者至於秘閣問答行在敷陳之語公不言雖子弟亦無由聞也公訓其子廷儀云君父前奏對惟以至誠爲主一假私意輒涉欺罔聖明如天洞照入微爾當知之其所自信如此故上特知公而深信之一日張文端奏對時上論公學問人品文章書法俱不易得又嘗論公學問世或有之如其人品當絕少矣上之契公者在隱微公之受知者以誠懇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而恩遇之隆有非他人所敢望者善乎蘇子瞻之論司馬文正公曰以文章名於世以忠義自結人主公庶幾近之矣爲編修與昇平宴賚和柏梁體倡和詩以新進忝大僚間除夕元旦賜宴內殿班內大臣之末上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七十二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元賜宴亦如之御選古文淵鑒命加評駕扈從塞外抵白岔賜內廄良馬毳帳明駝上用衣帽護車隨行中使前導至手洞酒賜之呼爲勵講官而不名爲宗丞值宗人府王公皆扈從塞北掌篆無人特命公代攝遇事一力擔荷正直不回公有疾御醫良藥踵至欲寬公意召廷儀入內廷特受編修時廷儀丁內艱服未闋泣辭上云預授爾職使爾父病中喜慰耳爾知有母寧不念父病耶諭以服闋謝恩乃不敢辭上幸塞北廷儀扈行得家書知疾增劇流涕陳情乞歸省亟命馳還而慮傷公意俾以奉命校書爲辭每附奏帖於宮報中以狀聞上之體恤公父子如此公在直恂恂如不出諸口迨居憲職正色侃侃無瞻徇九

卿會議時一言首倡議隨定三法司核擬及秋審諸重案殫慮推詳有當平反者盡力爭之不避嫌怨衆謂公平日如春風太和及執法論事挺立不阿古諍臣不是過也疏請飭督撫諸臣歲終詳具奏摺彙陳行事徑達御覽以示儆惕以振因循又以引見將弁多不稱旨請嚴飭提鎮以懲玩愒又請調浙藩清查粵東錢糧疏入皆報可內廷諸臣公是篤老步履強健目精湛然決密禁中及治臺務敏力少年所不及夙夜匪懈無少息肩時而公亦病矣恩禮優渥始終不替秘書宸翰衣裘舟馬玩器酒膳藥餌尙方御用之物賚予便蕃不可勝紀前後扈從自瀛臺西院以及陵寢邊塞吳越翠華臨幸之所常居豹尾間天寒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七十三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遣中使揣衣厚薄宣諭調攝出入禁城許以乘馬皆非常格蓋公以根柢之學端方之品蹇蹇翌翌自結於上閱二十六載無纖毫警戾而聖天子禮遇儒臣殊施曲軫寵榮厥身復及其後人垂之史冊億世臣子猶增感激公之遭逢可謂極盛也已公生以前戊辰八月初六日巳時卒於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七月二十六日戌時累官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三級享年七十有六垂危口授遺疏中使來視惟以君恩未報爲言不及他語公儀表魁岸鬚髯若神晚年皓首龐眉軒軒霞舉望之者以爲神仙中人也嶷如山岳不可撼而冲和歛抑退然自下兼備四時之氣通籍數十載無片紙溷當事有不便於民者則盡其

力所能爲家中人之產賑三黨急常恐不及人有患難如疚於身後進少年以及鄉曲細人接待俱恩有意汲引入材多所薦達或有曲爲保護者然終不使其人知也人或知而頌公公輒謝曰無有其抑遠權勢不植黨授天性然也僚友共事推誠相濟不炫己長不形人短宮府中無不稱公長者夫人杜氏賢明有禮法當公母太夫人病革夫人猶未嫁連遣婢嫗參候起居太夫人潛然淚下曰好孝婦自歸公擘畫膏火佐理家業稍裕輒以賑貧乏三膺誥命珈服之外衣裙澣澣不敝不更食甘澹泊菜羹如飴親黨嫠孤無告者必收錄衣食之俾得所乃已其儉德淑範類如此享年七十有三先公卒封淑人贈一品夫人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七十四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歲乙酉聖駕南巡扈蹕臣多蒙錫類之仁時廷儀侍從奏請御題慈淑二字以追獎之子男一人卽廷儀庚辰進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娶紀氏工科掌印給事中孟起公女女二人長適拔貢生遜臣公子歲貢生牛之遴次適禮部左侍郎爾茂公子訓導楊均孫三人宗萬宗億宗兆俱幼孫女六人長適翰林院侍讀學士天門公子候選知州張适餘俱幼公生平文筆雙絕自視恒歎然所作多緣手散去其持論以體格爲主不尙詭僻嘗曰詩古文須有真氣不必以雕續爲貴也詩文藁若干卷嗣行世銘曰

有儒挺出爲時稱首升於天衢居帝之右於經於史有本有原

弘闡治道費數人文翊我聖皇化成天下如斗在天物無蒙者
圭臬朝野牢籠古今潤色大業虔共小心以誠自將持之以毅
慎以絕私勤以鼓銳表裏若一始終勿渝臣職是殫宸衷允孚
興於從官陟茲卿貳國之老成白首魁艾德劭養深位高氣歛
走卒知名冲懷愈歎子賢有文身老而傳既以素後亦以光前
仍世掌綸是曰濟美移孝作忠報國惟此條山之北滄海之濱
藏幽葆光千載偉人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七十五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勵文恭公墓誌銘

張廷玉

吏部尚書

雍正十年夏五月望經筵講官太子少傅吏部尙書專管刑部
尙書事靜海勵公卒於位先是世宗憲皇帝聞公病狀亟遣御
醫診視藥物珍餌恩賚日至及遺疏上諭獎悼特賜梵字陀羅
尼衾以歛命散秩大臣率侍衛十員致奠茶酒且命寮屬弔奠
郊送祭葬卹典如制予謚曰文恭越乾隆五年十二月公子宗
萬等奉公櫨卜葬於五里莊之原配紀夫人祔先期來謁文刻
隧中之石昔我聖祖仁皇帝稽古典學肇設南書房簡文學之
臣入侍先太傅文端公暨公先公文恪公最先入直同事幾三
十年公成進士與廷玉同出仁和翁公之門同館選復奉恩命

同直南書房世宗朝同被眷遇先後復三十年公子宗萬繼入內直亦十有餘年累世交厚誼不忍以辭按狀公諱廷儀字令式號南湖先世自浙之紹興遷吳曾祖鴻臚公諱弘始來居京師再傳爲文恪公以善書法侍聖祖命試博學宏詞授編修歷官刑部右侍郎公考也妣贈一品夫人杜太夫人公胚胎前光工文嗜學少卽有聲學校貢入太學試補八旗教習己卯中京兆鄉試庚辰賜進士出身選庶吉士壬午冬入侍內直時公尙居杜太夫人憂明年服未闋特旨除編修皆異教也丙戌擢右中允不三年歷侍講庶子侍講學士丁酉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壬寅冬世宗憲皇帝紹登宸極以公文學舊臣特擢公掌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七十六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翰林院事甫半月擢兵部侍郎明年二月拜刑部尙書仍俱視院事一切祭告大典宏文鉅篇公手定進御率稱旨其年八月以刑部事繁乃解翰林掌院自是終公身專掌刑部公宏達敏練持大體行以慈恕故法不撓而情平刑部十四司分治天下各按察使之獄辭事既冗而在京刑獄復雜隸十四司交錯猥并公請擇廉明滿漢司員五六人聽治現審庶獄今所謂左右二司也古北口去京師三百餘里輒以偏裨命案得就近成讞無淹滯八旗檔報部部遣司官驗視往還旬月率蒸潰不可辨識公奏設理事同治一員駐口外督察姦盜命案得就近成讞無淹滯八旗檔籍自爲收掌彼此不相統攝聽斷率以意輕重引律例不盡一

公請通核八旗成案酌中制纂成則例全書八旗有所遵守罪人繫禁獄其輕罪及干連行質者胥納焉隸卒得爲奸利公奏立內外監分別居之囹圄爲之清肅其所條畫迄今多爲定制他若申飭學校優劣酌定直省倉儲令地方官及時捕蝗立法課最除幾輔書吏積弊團練民壯禁賭博禁販私禁販鐵出口皆關民生大計進奏悉見施行世宗憲皇帝矜慎庶獄恩責嘉師公仰承德意安詳敬謹要歸於明允以當上旨上推心倚任久而彌篤御書矜慎平恕四大字以賜已酉晉階太子少傅辛亥晉吏部尙書仍任刑部少司寇海壽進尙書入見當居公前上以海壽故屬吏特命居公下以示優異公丰裁俊整進止嫋雅鬚眉奕奕若神在班序中望之如泰山喬岳每集議輒倚公一言以定公盡誠體國知無不言在西曹十年讞比奏當一取裁於公十四司之長抱案牘雁行進公應手判決或點定二字無不心折去者公精詩翰五言宗選體高古渾雅近體出入香山玉溪東坡諸家書法二王於懷仁尤近同直推爲冠絕壬辰分校禮闈丁未總裁會試所錄文皆昌明博達初公在內廷以文學受知聖祖嘗謂翰林如勵某可一二數也所賜御書扇有愛爾獨能清之句南巡及熱河湯山霸州屢參扈從所至以詩翰自娛意度閑遠及爲九卿掌邦禁經濟綽然若素所豫習者於戲如公者古名臣何以加諸公卒年六十四配紀夫人工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七十七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科給事中孟起公女先公二十年卒誥封恭人贈一品夫人賢孝有婦德公嘗手疏其懿行以傳子四人長宗萬康熙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歷官刑部左侍郎三世司寇爲國朝盛事娶大興黃氏吏部侍郎叔琳公女次宗兆己酉舉人娶歷城朱氏福建巡撫綱女次宗奕刑部江西司員外娶宛平王氏禮部侍郎景曾女次宗一太學生娶高密任氏御史坪女女六長適直隸布政使京江張适次適陝西華亭知縣海寧陳克鎬次適太學生大興朱昕次適乙卯舉人福山王槭次適庠生大興溫葆初幼字玉景曾子孫男女衆多長孫守謙靜海縣學生聘同里元氏甘肅巡撫展成女銘曰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七十八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列宿有緯衆山有岳巍巍鉅公高朗卓犖維先文恪導源燕朔密侍帷幄老於文學公踵厥武奮跡九皋爲麟一角爲鳳九苞溫室鶴樹香案螭坳清淮彩鸞紫塞雲旛蓬瀛領袖爲燕爲許槐棘延登爲皋爲呂藻黼丹青喉舌心膂兩聖渥眷便蕃錫予維公之才小大具兼維公之望朝野具瞻大圭清廟不劌其廉赤刀西序不矜其銛爲國世臣爲時完德世載從公多聞諒直神宇宛然垂紳正色銘詞琬琰千秋無斁

刑部左侍郎光祿寺卿勵公暨配黃夫人合葬墓誌銘

浙江陳兆峯進士

勵氏爲浙東名族其分支在北者靜海最著靜海至光祿凡三世通顯天下稱高門光祿顧能不失先人清素之業至於進退升沈處之若一垂老而適如其常朝士以此重之按狀公諱宗萬字滋大號衣園幼警敏觀書略無觸滯尤善作大小字自六七歲時即嗜書嘗戲題其家塾門楹曰有敢持尺絹寸楮過此者必取書不貸父文恭公見而呵責心竊獨異之既長善屬文經史之外旁涉古今百家言一覽悉記性好客遇詞流韻士輒依依結文讌致慇懃不苟然爲人大致疎率不修邊幅以是與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七十九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人多牴牾往往顛頓康熙庚子年十六舉順天鄉試辛丑成進士改庶吉士雍正癸卯授職翰林院編修入直南書房蓋自其王父文恪公以文字結主知再傳而文恭濟美公承家學安其所習重以英姿深詣用能仰荷三朝優眷而受知於今天子最深乙卯八月上初踐阼公以內閣學士捧冊寶贊大禮年裁三十世以爲榮其冬擢禮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兼領禮部明年二月充知貢舉十月爲保舉河員計誤罷職仍留內廷行走壬戌起爲翰林院侍講學士明年以通政使扈從盛京又明年累遷工部右侍郎又明年轉左侍郎調刑部未幾復以失察案罷去先是雍正五年公以編修視學山右世宗憲皇帝特賜摺匣

令言事時公甫踰弱冠驟膺殊寵銜感激切又其明智銳氣足以副其悃忱以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任未滿再遷侍讀尋授本路巡察寢至大用及今上造就拔擢游歷卿貳先後條具數十事多見採納向用方隆而竟再起再躡若有數存乎其間議者惜焉公之以失去官也自謂年過四十恩不可屢倖杜門掃迹於老屋旁開別墅一區號曰蔬圃越二年坐族子與里人訟田事被劾上特原公令修固安城自効未竣事復起爲侍講學士因籲請展限命賞帑金四千俾訖工事在辛未八月後八年由太常少卿擢今官方文恭公時公爲貴公子得親懽心且以英年登膾仕而公於文字外無他嗜好暨平晚節身處儉約不

靜海縣志

西集 人民部

八十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事家人生產而友朋詩酒之會又未嘗廢也豈非其生平有不隨境轉者哉公書法力追晉人得其韻度每奉敕寫古今書及所自進詩冊輒蒙褒異賞賜無算公不自謂工詩世亦但以善書目公嗟乎其詩具在當其得意雖蘇陸何以過焉乾隆二十四年秋九月得失音疾竟不起距生康熙乙酉凡五十有五歲公祖父名氏官闕並在人口不具述元配黃爲北平公諱叔琳女仁慈端淑有樸木之風少公二歲是年二月前卒公以乾隆元年覃恩誥授光祿大夫黃一品夫人子四長守謙乙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次守約次守訓次守澄女五孫一女孫三公卒之明年三月長君編修卜兆於五里之原將奉公柩與黃夫

人合空而徒跣款門屬兆峯爲志兆峯座主故司農鄂公出文
恭門淵源有自誼不得辭亦不敢泛爲訛詞重負知己地下銘
曰

嗟乎衣園而今已矣如鐘遠聞倏不受杵如磬懸絕弗復可拊
聞其將終朝服憑几索筆書空降階而跕白云拜疏敢違尺咫
非夫根性異人庸能不亂若此古艾服官裁逾五年徒以早達
莫之或先祁領新史說直集賢廻翔臺閣歲月屢遷世疑古人
而甫華顛緬流風於前輩羌逝水其忽焉羅囊罔佩選業斯在
自其少時氣志慷慨櫬馬既空座客霑醉借園看花顧曲得句
卒能葆先世之清芬實惟際太平之盛會嗟乎衣園吾重其人
惟斯永存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八十一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敕封孺人王公正志之元配張孺人墓誌銘

邑人高爾儼

翰林院編修

崇禎壬午歲天子憂餉事亟議遣大臣往督之擇莫如太僕王公遂晉戶部侍郎都御史出青濟量其事侍郎分宵旰憂聞君命飲冰不遑及私而孺人尙旋櫬京邸乃謀歸終乏事而屬余銘余猶及從侍郎遊鄉校又得從侍郎追隨於朝廟侍郎猶子翼聖壻余兒以是諗知侍郎孺人賢孺人張姓御史之裔方侍郎下帷篝燈研誦隆寒盛暑不輟孺人以紡績佐勤相慰勞家素清白代侍郎奉上翁姑甘旨不以有無閒而茹苦甘之滌滌浣滌皆躬親未嘗假僕婢米鹽碎細綜理靡遺侍郎乃得一意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八十二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沉潛大業時稱賢內助甲子侍郎登賢書不改儒生寒素而儒人稱合德比侍郎登戊辰甲榜筮令蒙城調山陽皆偕孺人行侍郎故敦大明敏所至稱治孺人以冰蘖之操在嘗不潤侍郎乃復得一意爲良吏既選授禮垣歷吏工都給事以督餉之楚孺人遂臥病里門及侍郎報命復偕孺人入都延醫藥臥病三載餘遂不起孺人性質敦樸動止循理有內則風生兩女皆教以婦道嫾閨儀孺人殊不愧姆訓云顧艱嗣乃爲侍郎置側室劉氏生一子撫愛過於所生門內頽穆木之德無間言生平好調恤里鄰尤篤族黨嫂焦氏早寡輒歲時周念不遺撫孤姪士顯至於成立厚德被子姪親族輩未可枚舉以比古閭德庶無

忝焉

銘曰孰謂巾幘不傳將古名鉅卿之樹績天壤流聲竹帛而無與於中饋之賢不賢也耶歌螽斯可以世其家不私筐篋留清名於官鷄鳴徹旦佐夫子以成其業嗚呼又孰謂巾幘不傳殆所稱名鉅卿之賢匹可以備形管者豈不然耶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八十三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一等彰威侯上海鎮守使鄭公神道碑 元殿元謹譔

公諱汝成字子進靜海人明正德中進士陝西布政使鄉賢公氣之嫡派祖廉善中道光乙酉舉人精醫術多義行祀本縣孝友祠父組廕以副貢生官府經歷有子四公其三子也生而沈毅謹訥身修貌偉不習者聽言察色輒信爲竺誠君子適北洋創設水師學堂公忻然入校既卒業得獎優等時李文忠公來視學於班中望見之語嚴畿道先生曰是生誰某耶以相固當俟惜乎或恐其剛以折也未幾大府遣赴英倫留學學術恒冠彼曹又六年學益邃密歸國充康濟輪船大副兼海軍提署譯官久之敎習威海海軍學堂以議敘補水師左營守備中日之

戰威海陷公率諸生徙天津補竣課事升都司賞戴花翎充大沽西鴨總辦久之光緒庚子亂入京補游擊加副將銜旋充姚村幼年陸軍保定速成陸軍兩學堂總辦規畫嚴整學子莘莘戴若神明學員遞次畢業後調公爲海軍部司長兼一等參謀加副都統銜又久之部遣往烟台創海軍學校甫匝月而武昌革命羣謀擁公爲都督公慮無可與共事者返京著書不問世事民國興總統袁公素知其可大受也先畀以少將及公府顧問元年五月袁公即決計實行統一首遣散滬寧浦揚各軍先以白金七百萬付公畀以總理而屬之曰收發予奪惟所裁不中制也當是時清鼎新革長江上下游假名起義者交長互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八十四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雄已十數起江寧浦口共衆號二十萬滬上號三萬揚州號十萬公於元年七月由京南下所至兵獰將倨幾失主客禮而揚帥爲尤桀黠信口揀索危詞聳嚇公鎮定雍容誠感理禁卒各俛首就範所發猶遠省所齎寧浦遣費及補餉應索者七百餘萬乃發不及三之一已帖然無譁滬軍悉數遣散窮兩日夜而磋商事竣共費五百餘萬而江以南驟覩肅清國家及行省兩汰弁之袁公以上海製造局爲國防根本吳淞口爲長江要塞一旦告警則東南事去卽晉公爲中將命率海軍警隊千二百人亟往以待後援是年七月朔公抵製局時江寧獨立上海大

震十八日龍華製造分局失守當是時閩贛皖相繼獨立吳淞江陰鎮江諸礮台悉非我有局內僅警隊千二百名局外僅海軍三艦江面我有者縱橫不足十里陸路方廣亦僅本局數方里交通斷絕糧道梗塞北來援軍又隔斷于淞口礮台而公激卒警隊奮發凌厲二十三日晨敵合數千人三面圍攻且號於衆曰海軍吾與也偏毋庸公乃亟登海籌兵艦手發一礮敵錯愕罔知所爲警隊憑壘縱擊與艦礮應江南平捷聞加公上將銜並任爲上海鎮守使公力辭不允旋晉地域總司令八月吳淞克復授公以勳三位是役也東南半壁不踰十日既危而安公以寡擊衆堅守力戰之功爲多公爲鎮守使者凡三年又加

靜海縣志

酉集 人民部

八十五

靜海縣志書局
天津文竹齋印

封彰威將軍承大亂之後昕夕撫綏商悅民和四年十月乘車赴日領館賀日皇加冕至虹口遇難公殞焉總統震悼封一等彰威侯准建專祠賜瞻家營田三千畝子襲爵蓋民國曠典也是年公五十有二中外惜之公性廉退任事則勇而見利則怯其治上海也物望翕然蘇之巨人長德爭電請督蘇內外議定以公落落無肯意而罷三年冬湖北將易督軍總統意頗屬公公漠然一聽諸命洎府令下竟易它選以故功冠當時而官止於鎮守一使其以七百萬金遺散各軍也盈紺本以聽公有謂儲商計息可獲十萬以上者公默不應及四軍就裁不惟不告不足反猶贏其四之一洗手以還公家淞滬之捷海陸大小二

十餘戰及奏凱冊報臨時戰費僅七萬餘元爲民國軍興絕無之事而公顧不矜不伐人亦相與忘之莫爲矜伐者居恒坦白樂易不爲高伉表襍泊然榮利不事強制其天性然也民國五年禮葬於靜海縣之小杜莊公生於民國紀元前四十八年薨於紀元後四年夫人李氏溫和慈淑男子二長大爲陸軍少將衛侍武官次大同留學德國是時公之桃李遍及各省咸遵公之遺教軍民悅服聞公旣葬恐無以傳也羣相致書囑元將公之生平言行撰詞立碑元侍公日久責無旁貸爰擬節略刻石道旁藉資後來者觀感焉